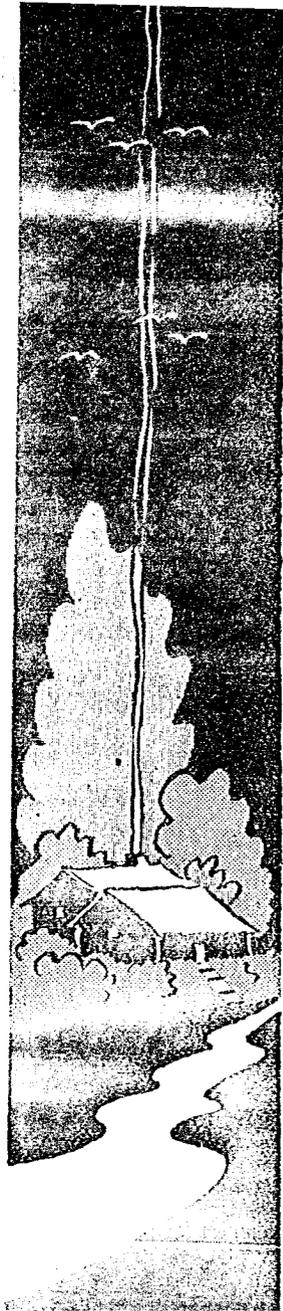


玉溪詩謎

蘇雪林著



現代文藝叢書

玉

溪

詩

謎

原名李義山  
戀愛事跡考

蘇雪林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序

我對於李義山的詩，素來沒有大研究過。偶然讀到聖女祠擬意等篇，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陸續考證，不意竟積成了一本六萬餘字的小冊子。

最初時和幾個朋友討論這個問題，張君鶴琴便贊成了我的話，加以他自己的考證，做了一篇『李義山與女道士戀愛事迹考證』發表在東吳大學廿五週紀念會所刊行的回溯上。但他對於義山和宮嬪戀愛說，仍然懷疑，別人也覺得我的假設是太荒唐了。

但我愈研究義山的詩，愈覺他有和宮嬪戀愛的事實。不過這些事實被他故意埋藏了，却又安置了一定的標識，教人自去辨認。竟如一座鑛山，那些錦瑟擬意等詩便像透露在山面上的鑛苗。

我無意中拾着一塊鑛苗，已掘着些東西出來了。對於第二塊拾着的鑛苗，當然不忍拋棄，於是我想動手來做一番大發掘的工作。

不過我的功課很忙，雖然預定了工作的計劃，竟無暇實行。直到今年寒假裏，才偷空寫了一篇長萬餘字的稿子。

那篇稿子本想發表出去，但自己讀了一遍，覺得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於是又搜羅了許多書，課餘之暇便鑽在故紙堆中研究。果然又發現了許多新的證據，還有些我自己認為大膽的假設，也證實了一部分。

譬如我最初讀到義山「天平公座呈令狐公」詩，便假設唐代大部分的女冠帶點娼妓性質，後果於魚玄機詩集及唐人贈女冠詩中尋出這樣的證據。但最後讀北夢瑣言和謝无量《婦女文學史》也有像我所說的話。我雖自愧讀書太少，幾乎於無意中拾了他人的牙慧，然而因此也知道我考證時所走的道路，還沒有十分錯，又頗以自慰。

我又曾假定莊恪太子之死，有自殺的嫌疑。不多時翻閱通鑑，果然有些古人也以此為疑。

新舊唐書都沒有提王德妃的下落。牠們於開成三年議廢太子時，猶有太子以母寵衰，楊賢妃日夜誣譖，亦不能辨別等語，好像德妃那時還在。但我在義山和宮嬪戀愛的時間來考證，武斷 王德

妃死在開成元年秋間。後閱通鑑果有「德妃已譖死……」之說，雖然仍未證明王妃死時年月，但她總算死於議廢太子之前，與我假設相合。

我這編文字，大半是由義山詩中考證出來的，旁證還苦太少，錯誤自然不免。即說全篇種種假設，都是錯誤的，也說不定。不過千餘年來對於義山無題詩已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我這種解釋算聊備一格罷了。

我希望讀者讀了這本小冊子後，自己去研究義山的詩，自己去尋新的證據，創造新的假設，使千餘年來號稱隱僻晦澀的李義山詩，有一種明白精確的注解。

一九二七，四，五，於蘇州

# 目次

序

引論

(甲) 與女道士戀愛的關係

(一) 唐時女冠的娼妓性質

(二) 宮人之入道

(三) 入道宮人生活之豪奢

(四) 義山所愛女道士之姓名

(五) 義山與女道士之失和

目次

一

一  
一  
六  
二  
五  
七  
一〇

- (六) 南遊歸來不見女道士之惆悵……………二四  
(七) 華陽觀……………二六  
(八) 義山之住處……………二九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三一

- (一) 宮中之醮祭……………四二  
(二) 宮庭與道觀之交通……………四九  
(三) 宮中景象……………五〇  
(四) 曲江……………五一  
(五) 與宮嬪之幽會……………五三  
(六) 相識宮嬪之返宮……………五七  
(七) 盧氏姊妹……………六二

(八)	楊賢妃	七四
(九)	離別	七八
(一〇)	清宮案	八一
(一一)	追悼	八七
(一二)	義山之身世與戀愛的關係	九二
(一三)	錦瑟詩	一〇〇
	附錄 李義山的詩	一〇九
	參考書舉要	一二七

# 玉溪詩謎

## 引論

義山的詩素被人視爲隱僻，而無題諸作，更爲難解。中國文學界對於義山無題詩的見解，向來可分爲三派：

第一派 以爲義山詩的隱僻，可以不解解之。而且義山詩的優美，便藏在這曖昧隱僻之中，如果說穿，反成嚼臘。高棟唐詩品彙說：『晚唐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麗，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對偶，晚唐變態之極也。』這是儼然將『隱僻』當了義山詩的特色。近人梁任公於其中國韻文內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也說：『義山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詩，講的什麼事，我理會不着。拆開一句一句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



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於此種文字，便不容輕輕抹煞。『這也主張以『隱僻』爲賞鑒義山詩的標準。因其隱僻，便覺他的詩寄託深遠，因其隱僻，便覺得他的詩含有一種神秘性，讀了才能發生我們的美感。』

第二派 直率地斷定義山詩的隱僻，是他才力不足的表现。蔡寬夫詩話說『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者，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其重失。……』毛西河也曾說義山特庸下之才，以可解不可解之辭，文其淺陋。

第三派 以爲義山無題諸作，晦澀難解之詞，正如楚辭中的美人香草，古詩的託夫婦以喻君臣。於是後來箋註義山詩集的人，刻意推求，務求深解，使那些絕好的戀愛紀事詩，徑變成了寄託，四庫全書提要所謂『……以爲一字一句，皆屬寓言，穿鑿愈甚，真意愈晦。』馮浩註義山詩便犯了這個毛病。又以爲義山的豔詩，都是巴望令狐綯提挈的寓言，最可笑的聖女祠五排一首，馮氏說爲追悼令狐楚而作。詩中『行騎裁寒竹』將『寒竹』解作『哭喪棒』已經穀滑稽了；『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馮氏便說是義山屬望令狐綯提拔的鐵證，因爲西王母傳，王母曾呼東方朔爲窺牖

小兒，令狐綯是楚的兒子。故義山將「小兒」來影射「子」字云云，豈不更是可笑；胡適先生曾罵「無邊落木蕭蕭下」爲大笨謎，我說馮氏這種轉灣抹角的解釋，也可說是一種大笨謎。

千餘年來義山的詩，被上述三派的人，鬧得烏烟瘴氣，牠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認。今年我讀義山的詩，讀到聖女祠無題等作，因爲歷來舊觀念蒙蔽了我的眼光，我也說義山的詩天生是晦澀的，不必求什麼深解，所有香豔之詞，也無非是他在寄託自己的身世遇合之感罷了。但後來我讀了碧城玉山等詩，便有些疑惑起來。因爲這些詩裏都充滿了女道士的故事；若義山與女道士沒有深切的關係，爲什麼一詠之不已，而再詠之，再詠之不已，而三詠四詠之呢？於是我根據了這一點懷疑的念頭，用心將義山詩集細讀一過，才發現了一個絕大的祕密。原來義山的無題和那些可歎一片有題等於無題的詩，不是寄託自己的身世，不是諷刺他人，也非因爲缺乏做詩的天才，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詞和典故，來炫惑讀者的眼光，以文其淺陋；他的詩一首首都是極香豔極纏綿的情詩。他的詩除掉一部分之外，其餘的都是描寫他一生的奇遇和戀愛的事迹。

我說到這裏，知道必有人要問：戀愛之事，雖爲舊禮教之所諱言，但嚴厲的教條，究竟束縛不了

文人的思想。像和義山同時的溫飛卿韓偓。後來的王次回不都喜爲風流側豔之詞嗎？不都公然贊美戀愛嗎？爲什麼義山偏就扭扭捏捏說些若明若晦的話頭，教人捉摸不定呢？這個問題似乎很有理了。但我可以回答：義山用這樣隱晦澀僻的筆法，來寫他的戀愛，非懼見譏於清議，實因他別有苦衷，不得不如此。

他的苦衷是什麼呢，就是他戀愛的對象，非尋常女子可比，如果彰明昭著地寫將出來，不但對方名譽將爲之破壞，連生命都很危險的。我想義山本想將他的戀愛史，明告天下後世，無奈有了這種妨礙，他提筆的勇氣，也就沮喪了。

但朱竹垞甯可不喫兩廡冷豬肉，不刪風懷二百韻，詩人愛惜他的情感的結晶，逾於名譽，義山如何肯因危險而犧牲他富有趣味的情史呢。

不過，再說一句，他戀愛的對象，不比尋常，關係究竟太大了，他到底不敢說，而又不忍不說，於是只得嘔心挖腦，製造一大批巧妙的詩謎，教後人自己去猜。他如此辦法，不啻將他的愛情窖藏了，窖上却安設了一定的標識，教後來認得這標識的人，自己去掘發。所以義山的無題詩，可以算得千

古言情詩中別開生面的作品。

四種：義山詩中有些什麼戀愛事迹？他的戀愛究竟是些什麼樣人物？依我的觀察可以分爲下列的

(甲) 女道士

(乙) 宮人

(丙) 妻

(丁) 娼妓

關於妻與娼妓的文字，着墨不多，而且也無神秘可言，所以不在本書討論之列。現在，我所要討論的僅爲甲乙兩項。

### (甲)與女道士戀愛的關係

未解說此題之前，須將唐朝道風之發達，略為敘述，始能使讀者對本文加倍明瞭。

唐朝道教最為發達，自從高宗尊老聃為玄元皇帝以來，歷代帝皇羣相尊崇，並著老子的道德經為聖經，以道教開科取士。古語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帝王對於道家學說，這樣獎勵提倡，社會上自然相習而成風氣了。當時名人無不帶有道家的色彩：如李太白受道錄於齊，平生所為詩歌，差不多篇篇說到神仙出世的話；賀知章黃冠還故鄉，李泌入衡山學道，白居易也不相信燒鍊，但老來却和鍊師郭虛舟燒丹。唐詩人與道流往還之詩不可勝數。不但帝王卿相，學者文人，迷信神仙，一時風會所趨，連女子也被道家思潮所鼓動，唐宮主每每修道不嫁，楊貴妃亦曾丐為女道士，宮人亦有自請出家的，當於後節細論。

#### (一) 唐時女冠之娼妓性質

唐時女道士固不乏刻苦清修的人，而借出家以便其交際之自由的，却也不在少數。因此唐朝

便發生了一種特殊的婦女級階，替他杜撰一個名目，便是『半娼式的女道士。』

這種半娼式的女道士有住在家裏的。（像韓愈所詠的華山女詩，說一個女郎登壇說法，吸引聽衆，借談道之名，遂情欲之實。雖然譏諷得過火一點，而當時所謂女道士的一輩，確有這種情形。）也有住在觀寺中的。

第一，唐女冠魚玄機有詩集一卷。雖僅寥寥三十餘篇，而半爲豔情之作。她的情人很多，如李子安、溫飛卿均與她相識。魚玄機集中寄子安情詩凡五首。

情書寄子安云：

『秦鏡欲分愁墜鵲，舜琴將弄怨飛鴻。』

春情寄子安云：

『……冰銷遠碣憐清韻，雪遠寒峯想玉姿，……如松匪石盟長在，比翼連襟會有期……』

寄飛卿詩集中凡五首。

冬夜寄溫飛卿云：

『……疏散未閑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

寄飛卿云：

『……冰簟涼風着，瑤琴寄恨生。稽君書札嫺，底物慰秋情！』

這樣多方面的戀愛，居然著之篇章，如說玄機不是娼妓式的人物，誰則信之。然而她居然住在寺觀裏，往來多鍊師羽士（集中有寄題鍊師及訪趙鍊師不遇等詩）之流，仍然像個出家清修的女冠。——按北夢瑣言說：玄機乃李億補闕之妾，愛衰下山。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云云。是自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所殺。有集行於世。

第二，東觀奏記有這樣一段紀事：『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妝者，赫怒，亟歸宮，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數逐去，別選男道士七人住持。』東觀奏記爲唐裴庭裕所撰，專紀宣宗一朝之事，所稱『上』係指宣宗。道教自歷敬文武三朝之後，風氣大壞，宣宗雖欲整頓，怕也不可得了。

第三，太和三年（西紀八二九）義山在令狐楚幕中有天平軍公（舊注公字疑爲衍文）座上呈令狐公一詩，詩云：

『罷執霓旌上醮壇，慢裝嬌樹水晶盤。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豔寒；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公然仔細看。』

這首詩是爲到令狐府設醮女冠而作。『更深』一聯，形容女冠之嬌豔動人。『白足一聯』戲言女冠之美，見者皆爲之發狂，全詩措詞極爲慢褻，決非對清修女冠之言。前人讀此詩亦覺其可疑，所以只好曲爲解說。像徐德明便道：『唐時女冠常出入豪門，與士大夫相接者甚多。此或令狐家妓曾爲之，此詩似文公命賦。』又像朱長儒便道：『座中必有官妓故云。』照朱說則義山這首詩是一首『女道士官妓合詠』，上四句詠女道士，下四句詠官妓了。明明一首詩，偏要將牠腰斬，未免太沒道理。照我看來，天平座上招來的一些女冠，即『半娼』之流，她們一面替人做法事，一面也供人狎玩。女冠出入豪門，與士大夫相接，徐說尙不錯。像魚玄機集中即有寄劉尙書詩，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詩。又續文獻通考『李裕字季蘭，女冠能詩者也。嘗與諸賢會。河間劉長卿曾與戲謔，論者美之。蓋上做班姬則不足，下比韓奕則有餘。』又李白有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施肩吾有贈女道士鄭玉華二首，及贈施仙姑一首，都可爲女冠與仕宦及文士交遊之證。不過徐以下又說：『此或令狐

家妓曾爲之。」似乎這些設醮的女冠，都是令狐楚家家妓扮演的，就不明白唐代女冠特殊的性質了。

唐時一部分的女冠爲什麼帶點娼妓性質呢？管見測之，約有數因，述之如下：

(A) 女道士通曉文墨，故士大夫喜與交遊。中國人對於女子教育自古不知注重，故具有高深教育的男子，其妻往往目不識丁，漫無知識，兩性間自乏調和的興味。狎妓呢？則妓之風雅者，亦不多觀。是以每聞有一個具有翰墨才的女子，則視之爲威鳳祥麟，珍重不已，甚至求與倡和，設法與之親近。歷史上有才的女子往往多少有點風流故事。迂儒遂發「女子無才便是德」之憤言，其實有才的女子，不見得便不德，不過男子方面，覺以物稀爲貴，引誘得太利害罷了。家庭普通婦女之少讀書機會，無非爲不需要，及家務牽累；女道士則爲誦習經文，必須識字，擺脫俗緣，又得專精於其所學，一旦磨鍊出一點才學出來，士大夫們自願和她們往來了。羅馬古時婦女亦多不識字，惟妓女多嫻文墨，解詞章，吐屬風雅，應酬圓熟。一時名士豪傑皆從之遊，可以爲證。

(B) 與女冠交遊有時可借以階進。唐時女冠多爲貴族，如公主之類，每自請出家。而唐公

掌握有政治上的大權，有官迷的人，走公主門路，倒是一條終南捷徑。太平廣記載王維早年曾飾爲優伶，獻鬱輪袍之曲，邀寵安樂公主。如謂小說不可信，則歷史也曾供給我們以許多證據。唐書稱「太平公主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龔，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響之……」又安樂公主傳「趙履新諂事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或謂既已出家的公主，不執政權，走她們的門路何用？不知公主雖出家，而父母手足的情感，仍然未斷，借其一言，往往重於九鼎。像方士史崇玄本金仙玉真兩公主之師，因她們之介紹，得事那聲勢赫奕，炙手可熱的太平公主，竟得拜官鴻臚卿。難道這不是一個好例嗎？

那些夤緣的人，巴結不上公主，就先交歡於她們手底下的徒子徒孫。這也是「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的意思。兩性間交際的密切了，發生戀愛，也就可能了。而且這種風氣傳播開來，就不是一定想做官的人，也要交結一兩個女道士，當作唱和的伴侶了。

(C) 生計問題 女道士皆爲出家人，別無財產，靠諷經設醮以爲生。唐時道風既盛，每喜招羽士設壇建醮，以爲功德，所謂「霓軒入洞齊初月，羽節升壇拜七星。」（陸龜蒙詩）權門貴家是

時常要舉行的。設醮有時亦招女冠，義山詩即可爲證。這些弱質纖纖的女兒，爲了生計問題的壓迫，不得不時常出入人家，便被人輕薄幾句，又敢怎樣呢？看劉禹錫贈張鍊師詩『……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壇上着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祇擬乘鸞獨自歸。』意雖不莊，詞還得體。而劉長史的『大羅過却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贈成鍊師）白居易的『上界女仙無嗜欲，何因相遇兩徘徊』（贈韋鍊師）便不像話了。

說過唐時普通女道士的性質，我要來敘述義山所戀愛的女道士了。大約義山所戀愛的女道士乃由宮女出身，其身分較普通者爲高貴，其一切服裝居處亦極富麗，雖其行動亦不甚謹嚴，但比較普通女道流好得多了。所以和她們戀愛的男子如李義山一輩的人，對於寫錄這種愛情的詩歌，常取祕密態度。

(二) 宮人之入道

開成三年（公元八三八）義山有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詩一首：

『星使追還不自由，雙童捧上綠瓊舟。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鳳女顛狂成久別，月

娥孀獨好同遊。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

按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三年六月，出宮人四百八十人，送兩街寺觀安置。」關於宮人入道事，實非一次，中晚唐詩人如張籍戴叔倫王建項斯于鵠都有詩，散見各人集中，不具引。義山所戀之女冠，非此次出家之宮人。大約在開成元年之前。

談到宮人入道的問題，我們可以費點筆墨，將唐時諸帝公主出家修道的情形，略述一二。讀者如明白了唐時女貴族對於出家運動怎樣熱烈，對於宮人之入道，自然不覺其奇怪了。

唐書諸帝公主列傳出家的公主，列表如下：

睿宗女金仙玉真萬安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順宗女潯陽平恩邵陽三公主

憲宗女永嘉公主

引論

穆宗女安康義昌公主

又太平公主傳武后時榮國夫人死，后丐太平公主爲道士以資冥福。儀鳳中（高宗年號）杜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中，乃置宮如方士，薰戒以拒親事。後公主自示意欲嫁，始爲擇薛紹尚之。可見太平公主也做過了一時女道士。王士禛居易錄引胡震亨云：『唐公主多自請出家，與二教人媿近。商隱同時如文安、潯陽、平恩、邵陽、永嘉、永安、義昌、安康諸公主皆丐爲女道士。築觀於外，史卽不言他醜，頗著微詞。』

我們但看這些玉葉金枝的公主，尙要出家，區區宮人，又何必論。大約宮人入道，有幾種原因：一種爲帝、王所強迫，是被動的；一種借出家而得自由，是自動的。帝王之強迫宮人入道，無非如武后之迷信『冥福』，觀唐書出宮人若干人，送某處安置字樣，及義山詩『星使追還不自由』之語，強迫痕迹，顯然可見。至於自動方面，則也有幾種不同的原因：

（1）年老 宮人之最大希望，承帝王之恩寵而已，而要求恩寵，以顏色爲最要條件。年老色衰，自問此身更無見天日之期，只好逃之空門，在藥爐經卷間了此寂寞殘生了。王建送宮人入道詩云：

『蕭蕭白髮出宮門。』于鶴云：『自傷白髮辭金屋。』其事出於不得已，其情實可哀憐。

(2) 消極的思想 長門歲月，孤寂難堪，久閉此中，精神上安能不感受煩惱？厭世觀念，既漸養成，自然不能不向宗教中，別尋安身立命之地。張蕭遠詩：『金丹擬駐千年貌。』殷堯藩詩：『清宵有夢步瑤池。』王建詩：『發願蓬萊見王母。』如果宮人們心理上不感受痛苦，則她們都是生機活潑的青年，前途希望，非常遠大，何致作這種成仙的幻想呢？

(3) 借入道而得自由 此節當於後文詳論。

### (三) 入道宮人生活之豪奢

#### 聖女祠

『松篁臺殿薰蘭幃，龍護瑤窗鳳掩扉。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着五銖衣。人間定有崔羅什，天上寧無劉武威？寄問斂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時歸？』在這首詩中，於入道宮人生活之奢華，可以看出兩點：

(1) 居處之壯麗 入道宮人，大約與入道公主合居，唐時道觀多為皇家之建築物。唐書稱『

金仙玉真兩公主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監工築觀，作者曰萬人。』司空曙有題玉真觀公主山池院詩云：『香殿留遺影，春朝玉戶開。……石自蓬山得，泉經太液來……』證以義山詩中之『松篁臺殿』、『龍護瑤窗風掩扉』若相符合。義山其他詩涉及道觀，亦無不莊嚴炳煥，儼然帶有宮殿色彩，可以互相發明。

(2) 服飾之奢華 聖女祠次聯是形容女道士服飾之輕華。按吾人理想中之仙家，其服飾輒爲『星冠』、『玉珮』、『羽衣』、『霞裳』之類，所以道士之服裝，每以綺羅等輕薄之質料爲之。穿著起來始飄飄然有凌雲御風的狀態。張籍詩：『名初出宮籍，身未稱霞衣。』又義山詩：『衣薄臨醒玉豔寒』、『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皆可與此詩中之『五銖衣』參看。

『釵頭燕』典見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元風中，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碎之，明旦發匣，惟見白燕飛天上。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義山用此典，正暗指女道士之由宮人出身。至『每朝珠館幾時歸？』或係女道士入宮有事——建醮之類——義山來訪未見，故戲問釵燕以歸期。至於碧城諸詩，女道士生活之豪侈，更可想見。

(四) 義山所愛女道士之姓名

義山所愛之女道士或係姓宋而住在華陽觀中的一個人。義山有贈宋華陽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詩云：

『淪謫千年別帝宸，至今猶識蕊珠人。但驚茅許同仙籍，不記劉盧是世親。玉檢賜書迷鳳篆，金華歸駕冷龍鱗。不因杖履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聖女祠云『上清淪謫得歸遲。』此云『淪謫千年別帝宸。』上清帝宸本指天上及仙人所居之所，但在此詩中則爲帝王居處之代名詞。可見宋華陽乃是由宮女出身。『茅許同仙籍』言宋與劉同在道門。『劉盧世親』則劉宋必係親眷。馮氏引唐文粹馮宿撰劉先生碑銘，及唐書敬宗紀謂劉清都先生卽道士劉從政，號昇元先生，初棲王屋山，其後遷居都下。可見劉清都乃年高有道之士。或者卽係義山之師，亦未可知。義山雖與宋華陽有情，而對於劉清都，却非常恭敬，但觀其以徐甲自比，以周史比劉（徐甲事見神仙傳）可見他們有師生的關係。

贈宋華陽詩因兼寄劉先生，故語意甚莊，看不出什麼戀愛痕迹。至於月夜重寄的一首便不是

這樣了。

『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晶簾！』

『偷桃』乃義山最慣用的典故，詩中引用不止一處，如『瑤地歸夢碧桃開。』『王母不來方朔去。』『玉桃偷得憐方朔。』『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按中國文人好將兩性間戀愛關係，用極香豔極漂亮的文詞來描寫，什麼采蘭呀，贈菊呀，竊玉呀，偷香呀，都成了幽期密約的代名詞。但是義山所戀愛的，並非平常女子，却是一個出家的人。他既然能用仙女的典故，來影射她的身分；難道於偷情方面，尋不出一個巧妙而恰當的仙家故事嗎？所以他便採用東方朔典故，用『偷桃』來代表仙家的竊玉偷香，這真可謂聰明絕頂了。

『竊藥』亦義山慣用的文詞。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竊以奔月，是爲姮娥，以此喻女道士之出家修道。所謂『事難兼』者，卽女道士欲守清規，就不能和男子往來，和男子往來，便不能守清規，兩者居於反對地位，自然兼並不得。但綺年玉貌，消磨於淒涼寺院之中，每遇美景良辰，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所以義山又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句。

宋華陽觀中規則大約有時較嚴，晚間不許出外，故有『十二城中鎖彩蟾』之語。又有『昨日有未容言語還分散』之句，均足見女道士之不自由。又無題詩一絕云：

『紫府仙人號寶燈，雲漿未飲結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第一層？』

此詩與寄宋姊妹詩情境相類，想是同時所作。還有些小詩，都像在一時期內，爲宋氏姊妹做的。試錄幾首如下：

襪

『嘗聞宓妃襪，渡水欲生塵，好借嫦娥著，清秋踏月輪。』

房君珊瑚散

『不見姮娥影，清秋守月輪，月中閑杵臼，桂子搗成塵！』

因宋華陽爲觀中規則所拘，不敢於晚間出門，十二玉樓不啻爲水晶簾所隔。義山於極寂寞無聊中，只好想像她們在觀中賞月的光景，恨不借宓妃之襪，使她們可以踏月而來。至於『桂子搗成塵』可爲她們單調厭倦的生活寫照。

(五) 義山與女道士之失和

義山與所戀愛的女道士曾有失和之事。碧城七律三首很可以教我們看出一點痕迹來。錄其詩如下：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閨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鸞。星沈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已田田。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紫鳳放嬌銜楚珮，赤鱗狂舞撥湘絃。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

『七夕來時先有期，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顧兔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這三首詩，古人因其難解，附會穿鑿，更加離奇。朱竹垞研究這幾首詩廢寢忘食，用了全副精神，而研究出來的結果，却非常可笑。他說此第一首指楊妃入道。第二首言妃未歸壽邸之事。第三首言明皇與妃定情之事。『蕭史』一聯，竹垞謂係明皇對貴妃的囑咐，『蓋喜其芳年穉齒，又囑其白頭』

一心，卽傳言定情之夕，授鉤合金釵以固之之意也。」朱氏自以爲善於比附，我則以爲這話說得太無道理，要知專制時代的帝皇對於其妃嬪，稍賜以顏色，便算天恩浩蕩，而妃嬪能得竹葉羊車，常常臨幸，也便是幾世修來的造化。兩方面的關係既係如此，那做帝皇的便到了鐘漏垂歇行將就木之年，也不怕「芳年穉齒」的妃嬪，敢對他宣布離婚——其暗中有外遇者又當別論——那值得這樣叮嚀？而且「不逢蕭史休回首」云云，也不像帝皇對妃嬪關照的口氣。

其實，這三首詩還是義山與女道士戀愛的啞謎兒，與明皇貴妃，毫不相干。不過細察詩意，雙方愛情已有破裂的痕迹。女道士此時已厭棄義山，不願仍和他繼續來往，或者別有所戀。爲義山所察覺，故有「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微含醋意的要求。但女道士并不理會他，自覺無聊，於是又有鄂君悵望，繡被孤眠之句。第三首則義山詠自己與女道士約期相會之事，「七夕」借用銀河鵲橋的故事，不必呆指什麼日期，女道士既厭棄義山，所以失約不來，害他空等了一場，正如鐵網空張，珊瑚竟失，滿腔懊惱，只好借「風紙」細描了。又銀河吹笙一首也是愛情斷絕的表現。詩云：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羈雌昨夜驚。月樹故香因雨

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女道士既與義山決裂，而義山餘情不斷，尙不勝其眷戀之意。「樓寒院冷」猶言其衾無人覺，樓院更爲清冷。當輾轉反側之際，回憶從前好夢今已難尋，庭樹之上，偏有飛驚的鳥，恍然是情人捨我的象徵，月榭餘香，風簾殘月，景物依然，而人則不知何處，更使多情詩人爲之惆悵不已。女道士之厭棄義山，必飾詞將專心修道，不更牽於兒女之情了，其實他却和另一個羽士在鬧戀愛。義山也知道她說的是一派假話，所以最後二句，用一種如恨如嘲的口吻勸她道：你何必假惺惺拿修道來驅我呢？恐怕你們湘瑟和秦簫早在那裏倡和了！

女道士之厭棄義山不知何故，或卽因他言語不慎吧？所以義山有「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的辯護。李義山固不能以漢武自比，但借漢武內傳裏上元夫人與西王母故事，以影射出家的公主及女道士等，故不妨如是云云：或者因女道士介紹義山入宮，義山便和宮嬪發生戀愛，見異思遷，愛情不能專一，故爲女道士所薄。其中原因，想很複雜，我們既不能起義山於九原之下面問之，只好付之缺疑了。

義山的情敵名永道士。義山少年時曾學道於河南的王屋山（通典開元二十九年京師置崇元館，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其題李肱所遺畫松詩「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東」可證。又寄永道士一絕：

「其上雲山獨下遲，陽臺白道細如絲，君今併倚三珠樹，不記人間落葉時！」

按王屋山有陽臺，可見永道士是王屋山的道士，也就是義山的老同學。義山之認識宋華陽，想是永道士所介紹的。

宋華陽姊妹共有三人，所以義山有「應共三英同夜賞」之詩，從前時候宋華陽和義山戀愛，她的兩位姊妹則和永道士戀愛。後來宋華陽和義山失和，也歸到永道士那邊去了。故義山又有「君今併倚三珠樹」的調諷。

「三珠樹」見山海經，郭璞亦有三珠樹贊，科學時代用以代表榜前三名的人。馮浩以爲此係詠永道士登第而自己失意之事，似乎不大對。義山只說你現在獨擁三美，自然得意，但我被人所棄，如秋風中的落葉，漫無所歸，你恐怕就不管了。

(六) 南遊歸來不見女道士之惆悵

按義山於太和九年來往京師，開成元年至三年常留京。三年春，應博學鴻詞試落第，遂往涇原依其婦翁王茂元，是年遊於江鄉。大約於臘底即回到京裏了，歸時路過所愛女道士所居，則女道士已遷往他處。故他集中有一首五排的聖女詞寫不見女道士之惆悵。

『杳露逢仙跡，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落，此路向皇都。消息期青雀，逢迎異紫姑。腸迴楚國夢，心絕漢宮巫。從騎裁寒竹，行車蔭白榆。星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募鶴迷蒼壑，羈鸞怨翠梧。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這首詩馮浩以爲是追悼令狐楚之作，故將牠編入開成三年行次西郊一百韻之前。因爲馮氏誤信朱長孺所引水經註謂武都秦岡山有聖女神，便疑惑聖女祠卽建於該處。但義山詩裏從來沒有到過武都秦岡山的事跡，只有興元回京時所走的路程，與武都相近，於是馮氏不惜抹却良知，硬將好好走在由興元歸途上的李義山，拉住數百里外的秦岡山打了一個大灣兒。但灣兒雖然打成了，聖女祠的詩，也可以勉強說是在秦岡山做的了，只是全詩豔麗芬芳，似寫兒女情懷，義山旣特繞

數百里的道路，專誠叩謁聖女神，不應這樣輕佻，況於弔令狐之喪歸來，也不該有這樣的閒情別致。馮氏左想右想，覺得不可通，索性再橫一橫心，將這首詩認為一派的寓言，詩中所有的豔情，只算是追悼令狐的話。

在馮氏這種辦法，方便總算方便，但他的大錯便在這時候鑄成了。因為他將這首五排當作『追悼令狐楚的寓言』以後各種關於女道士的詩，也就不能不解作『希冀令狐綯提挈的寓言』了。

我以為聖女祠並非真有其地，不過是義山情人所居寺觀之代名詞。義山由江鄉還，過此祠，所愛之女道士已他去，故有『何年歸碧落』的疑問。『青雀』一聯與『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鳥使來賒』（昨日）相同，不過此處是說女道士現在究歸何處，無從探聽，只有待青鳥攜將消息來罷。『楚國夢』兼指所愛宮嬪而言，因義山之與宮嬪認識，是由於先認識的女道士介紹而來，所以詩中常常相提並論。『漢宮巫』則指女道士，因為女道士係由宮女出身，可以時常入宮醮祭，故此呼之『從騎』一聯，是想像女道士臨走的景况。『月姊』一聯是希望她更回來。『寡鵲』『羈鳳』

指宮嬪，義山所認識的宮嬪，乃敬宗所遺下的後宮人，所以說她們是寡鵠。這詩後段幾句的大意是：女道士雖已經遷去，我不能同她們更戀愛了，但宮中還有不自由的宮嬪，還要我們偷桃的方朔，去安慰她們呢。

春間又有重過聖女祠一首：

『白石巖扉碧薜滋，上清淪謫得還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綠萼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

(七) 華陽觀

我前回已說過聖女祠，並無其地，不過義山情人所居祠宇之代名祠。又曾說義山情人是姓宋，而住華陽觀中的女道士，那末，聖女祠就是華陽觀了。

但華陽觀究竟是什麼寺觀呢？

唐書：『代宗女華陽公主，性聰穎，上奇愛之。大歷七年（公元七七二）以病丐爲道士，號瓊華真人……』

白居易春題華陽觀：『帝子吹簫逐鳳凰，空留仙洞號華陽。落花何處堪惆悵，頭白宮人掃影堂。』自注：『觀卽華陽公主故宅，有舊內人存焉。』

因此我們知道華陽觀是華陽公主的舊觀。

但是這華陽觀又在什麼地方呢？唐歐陽脩有玩月永崇里華陽觀詩和序（見全唐詩和唐文粹）白居易有永崇里觀居詩，中有……永崇里巷靜，華陽觀院幽……等句。我們又可以知道華陽觀是在永崇里。

但永崇里在什麼地方，這也不可不考。

白居易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詩：『性情癡慢好相親，門巷蕭條稱作鄰。背燭共憐深夜月，蹋花同惜少年春。杏壇住僻雖宜病，芸閣官微不救貧。文行如君尚憔悴，不知霄漢待何人。』白居易時爲校書郎，所以有芸閣之句，他的早春獨遊曲江有『朝從直城出，春傍曲江行……迴看芸閣笑，不似有浮名……』我們可以知道校書閣雖在城裏，離曲江不遠，可以互相望見。居易之僦居華陽觀，大約因其離閣甚近，早夕入閣校書便利。因此又知華陽觀與祕書省相鄰，離曲江也不遠。

居易應舉時，曾僦居華陽觀以習舉業，故後有重過華陽觀詩。

華陽觀中雖有舊宮人女道士等，但僦居舉子仍極多，因為牠的位置和曲江相近，曲江有題名的慈恩寺塔，有杏園，都和舉子有密切關係。

錢希白南部新書：「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

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李肇國史補……：「既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會。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救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章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卽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閨闈爲之半空。公卿家以是日揀選東床，車馬闐塞，莫可殫述。」

李綽秦中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一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花，便被罰。」

舊唐書宣宗紀：「敕自今進士放榜，杏園仍舊宴集，有司不得禁制。武宗好巡遊，故曲江亭禁人

宴聚也。」

因此白居易的「杏壇住僻雖宜病」「蹋花同借少年春」可以算做卽景卽事的詩。居易又有「自城東至，以詩代書，戲招李拾遺，崔二十六先輩。」一詩，曲江在長安城東，居易之所謂自城東至，卽自華陽觀中至之謂。

於是我們知道華陽觀是在城的東邊，和曲江相近。

### (八) 義山之住處

華陽觀在貞元之間景况很冷落，白居易傳可證。到義山時有四五個公主同時出家，天寶亂離之後，物力維艱，建不起金仙玉真那樣的寺觀。只好住在她們的舊寺觀中，華陽觀這時候大約也住了一個公主，所以頓然熱鬧起來；不然義山所做的碧城詩不能寫得那樣闊綽。

義山於開成元年住在京裏攻舉業。他是否僦居華陽觀，我們無法證明。但我們可以知道他所居離華陽觀不遠。

他和王茂元女兒結婚，假館於李十將軍。李十將軍住在招國里。長安志「昭國坊在朱雀街東

第三街……」所云街東，想卽近城東的街坊。

義山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挈家遊曲江。有「家住紅蕖曲水濱」之句，可見李十將軍住在離曲江不遠的地方。義山病中猶能訪李將軍，則居必與之鄰。而且後來之假館結婚，想都爲就近方便起見。

况義山後因事南遊寄李十將軍詩有「同聽漢苑鶯」思歸有「舊居鄰上苑，時節正遷鶯」等句，所謂上苑，卽指曲江離宮。

義山所居和華陽觀相近，又和曲江離宮相近，無怪乎有和女道士及宮嬪發生戀愛的可能了，何況還有永道士的介紹。

##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

普通見解以爲義山與女道士戀愛關係，勉強可說有成立的理由，因爲唐代女冠的，大多數行爲本來很是浪漫。至於說義山與宮中妃嬪也有戀愛的關係，我肯定要招讀者許多疑怪了。一則呢，禁籙森嚴，外人似無擅入之理。二則呢，專制時代對於保護宮禁尊嚴，非常注意，平民偷窺宮禁，誤入掖庭，查出尙當大辟。何況與宮嬪發生秘密勾當？則發這種議論的人似乎太荒唐了吧。

但我們要知道，專制時代，各朝的法律雖大略相同，而各朝的風氣，却大相逕庭。風氣已成，法律自失其效力了。唐代宮闈不肅，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更證以義山之詩和當時史跡，我敢判斷義山和宮嬪戀愛一案，有成立之可能。

中國帝王，本抱多妻主義，所謂三宮六院，宮女三千，儼然成爲定制。以一人之身，而置如許多的妃妾，防範稍有不嚴，難免鬧出笑柄，所以對於宮禁不得不取閉關政策，宮中使喚，不得不用閹人。但防範無論如何嚴厲，歷代宮闈，仍然少不了風流祕史，如秦襄王后，漢呂后，晉賈后等的戀愛史，都是

歷史上顯明的事跡。以椒房之貴，母后之尊，尚不能自制，何況那些妃嬪和宮人呢。

唐代宮禁最寬，宮人可與外人互通聲氣，戀愛自由，幾成常事。構成這種現象之原因，極為複雜，舉其大端如下：

(一)女權的發達 重男輕女，本是中國傳統的觀念，女子止為男子的附屬品，在律法上幾無人格可言。一家之事，似該完全歸女子掌管了，但男子仍不甘心，仍要將一家分爲「閫外」「閫內」兩部分，閫外的事，由男子自管，女子活動的範圍，只限於區區內室。至於說到女子在政治上的位置，那真不啻說夢話了！

然而唐朝却出了一個雄才大略的武則天，居然在中國女權運動史上開了新紀元，也在中國歷史上放射一個異樣鮮明的色彩！

看吧，她以纖纖弱女子之身，竟能垂制臨朝，改元易服，轟轟烈烈的幹了十六年。她在位時屢伐突厥，用郭元振爲涼州都督，拓境一千五百餘里，偉略及得漢武帝。延攬人才，搜羅豪傑，如狄仁傑張柬之等皆一代名臣，英明足比唐太宗。稱帝之後，降皇帝（睿宗）爲皇嗣，賜姓武氏，打破女姓附屬

男姓的奴隸習慣。立武氏七廟於神都，儼然要創立女宗，不希罕什麼附祀和配饗。以上官婉兒衡量人才，『明月夜珠』流傳爲千古佳話；她自己扇蕩風雅，亦復不遺餘力，表現女子在文學上的天才。上簾以見張嘉貞，又在紫宮七寶帳中與諸文臣分韻賦詩，一切有才之士，不問官階，無不接見；杜甫所謂『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真寫出雄主的氣概。她那禮賢下士的態度，勵精圖治的精神，不必細敘，單就她提倡男女交際一端而論，也實在值得我們贊揚和欽服的了。總之武則天的一舉一動，無不表現她的偉大的氣魄，和深遠的眼光，後代史官，無論怎樣譏嘲辱罵，都掩不了她真正的價值！

當時女界竟誕生了武則天這樣一位奇傑，女權的發達，自大有可觀了。而且數千年來死氣沉沉的女界，對於政治活動，向視爲風馬牛不相及的，自則天稱帝以後，也漸漸覺悟了。史稱陳碩真女子於則天朝舉兵，自號文佳皇帝，則天聞之歎道：『世間又有此奇女子耶！』則天死後，女權仍極發達，女子對於參加政治權的要求，也極熱烈；於是就有許多女子，在政治舞臺大展其手腕了。唐書諸帝公主列傳稱太平公主，以預誅二張之功，及助睿宗登位，勢傾天下，與長甯安樂宣城新都定安金

城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朝廷大政，非太平公主關決，則不敢行，聞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中宗的韋后，權術不及則天，而擅握大權則相等，也爲她的女兒安樂公主開府置官。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爵，每自草敕，掩其文請帝書，帝笑從之，竟不省視。事皆見於史傳。——唐朝既有一個女子做皇帝，又有許多公主做官，男女不分界限，宮闈不肅就是受這個影響。

(2) 帝王的放縱 武后在位時寵張昌宗張易之等，聽他們自由出入宮禁。中宗與韋后屢次徵服出外觀燈。又常放宮女數千人，夜遊縱觀，與外人交通，多逃逸不還，帝亦不問。(唐書)當時宮禁之不嚴，不能不說是帝王自己之過。

明皇是個愛好音樂和藝術的君王。洞曉音律，又喜提倡音樂，唐書稱其立梨園，選子弟親教以音樂，號爲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號梨園弟子，居之於宜春院北。按明皇於開元二年於宜春院置左右教坊，梨園子弟居於教坊之中，而習音樂之宮女即居院北，相離不遠，接觸機會自多，即與外間通聲氣亦復不難。元稹連昌宮詞云：

『……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

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教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垂紅綃，掠削雲鬢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

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辟易之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開元天寶遺事：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筵，聲出朝霞之上。」……就算念奴是個宮伎，非宮人可比，但與諸郎雙飛雙宿，視同固然，時人亦恬不爲怪，足見當時男女戀愛的自由。又楊貴妃於朝元開演霓裳曲，長安書生李蕃於宮牆外擡笛偷翻，外間遂傳此曲。當時宮禁與外間僅隔一牆，還保得春光之不洩漏嗎？何況還有宮伎之勾引呢？

明皇在宮中行樂，常與諸王共。與梅妃鬪草，顧謂諸王曰：「此梅精也。」帝與寧王弈，將不勝，貴妃縱玉搗亂其局。帝製紫雲迴及凌波曲成，試演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妃子彈琵琶，上擊羯鼓，馬仙期方響，賀懷智拍，張野狐箏篋，李龜年箏篋，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惟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

曲罷，上戲曰：『阿瞞樂部，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均見楊太真外傳）看當時觴籌縱橫，履舄交錯，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的光景，以及君王有趣的戲謔，貴夫人輕情可愛的言詞，儼然是一幅路易十四的宮庭行樂圖。那些古板可嫌的『避面而行』、『不同席』的陋規，在唐代男女交際場中簡直視同無物。

（3）公主外戚的表率 唐代公主對於政治既有特權，又幸生於宋儒之前。那些什麼『名節』、『貞操』種種鬼話，也沒有濡染過，所以對於戀愛自由，大爲提倡。唐公主的駙馬，不死便罷，死則公生無不再嫁。（參看唐公主列傳）也有公然當着駙馬之面，而行不端的：安樂公主於武崇訓在時，卽與武延秀亂；順宗女襄陽公主嫁張克禮，常微行市里，與青年子弟薛樞薛渾李元本等發生戀愛關係，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母，行事姑之禮，有司莫敢誰何。（唐書公主列傳及舊唐書李寶臣傳）

潯陽邵陽平恩乃襄陽公主之姊妹，於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出家爲女道士。正胡震亨所謂『與商隱同時』者。但胡氏又說『史雖不言他醜，頗著微詞。』其實我翻遍新舊唐書，『微詞』

並沒有看見一句，胡氏之所云，主觀色彩太濃，不足教我們心服。但是潯陽等三公主果然是真心修道者嗎？不，她們也不過借此得到戀愛上更自由的機會罷了。史書上雖尋不着什麼『徵詞』，唐人詩集却供給我們以顯明的證據了。唐沈亞之元和十年進士爲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初爲德州行營使（御製全唐詩沈亞之傳略）他的詩集中有夢輓秦弄玉一首，又有自記一文，頗告訴我們此中消息，略鈔如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邪，自長安城出，客囊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王內史廖家。廖舉亞之拜見庶長，尚公主弄玉。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芳姝明媚。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曰沈郎。居一年，公主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公命亞之作輓歌，應教而作，公讀其詞善之。時宮中有失聲者不忍者，公隨泣下。亞之送葬咸陽，還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徹秦不足辱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不能從死公主，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執爵亞之前曰，『願沈郎歌

以塞別。』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亦泣，良久，因題宮門，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中。

其輓秦弄玉詞云：『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翡翠宮！』夢游（一作題）秦宮云：『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似傷秦口口，落花如雨泣燕脂！』

我們讀到這個故事，實在覺得離奇，世上真有人一夢竟至年餘之久嗎？夢中情節，能這樣曲折盡致嗎？唐人每有奇遇，輒託之於夢，我看沈亞之之必與當時出家修道的公主曾有愛情，所以託之弄玉。至於秦穆公的一段周旋，却是假造出來，以炫惑時人眼光的，不足注意。（唐書稱文安公主丐爲道士，堯太和時）

外戚則如楊貴妃的姊妹——三國夫人——也有誘致貴族子弟之事，不記得出於何書，只好

暫缺。當時公主外戚等做下許多好榜樣，宮中妃嬪等怎能不想效尤呢。

(4) 女子對於戀愛自由的覺悟 宮人們或由良家選入，或由有罪沒入掖庭，春風寂寂，研守宮而自憐，秋雨瀟瀟，賦長門而魂斷。她們生活的苦楚，白居易上陽人頗能描寫一二。其詩云：

『……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妬。爲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

這首詩寫得極其深刻，宮人之苦可說一斑。但是當時却有些先覺的宮人，受不住這樣無人道的壓制，她們居然起了要求戀愛自由的念頭。唐詩紀事有這樣幾段記載：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製，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元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元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顧况在洛乘春，與三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一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游亦題詩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鸚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苑中乘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這兩件事傳聞亦稍異。繡袍寄詩亦作爲僖宗時事，御溝紅葉名典作于祐，後來祐與寫詩宮人韓夫人成婚。雲溪友議則作爲韓渥時代則仍在明皇時。

兩事雖出於小說，我敢斷其爲真，何以故呢？凡僞造的故事，定要具二個條件。一個條件是：本有其事，而過甚其詞。一個條件是：有相類之事跡，可以比附。前者如黃帝周公本有發明學術，制作制度的事實，然後來一切學術制度，無不託爲此二人之所創造，就將二人當作箭垛了。後者如漢武帝本有求仙之事，後人竟造出許多漢武內傳上元夫人傳，所記一切情節，曲折離奇，像煞有介事，其實皆子虛烏有之談。現在『繡袍寄詩』『御溝紅葉』等事，爲從前所未有，亦無相類之事，可以比附，且不發生於別朝，偏發生於宮禁自由的唐代，更可決其非僞。——至於時代及人名，頗有舛異者，則因

這兩件事，頗有風趣，爲當時文士所樂道，輾轉傳流，遂有訛錯，我們不但不能因這個緣故，將此案推翻，而觀其傳流之盛，更足信其爲真實。——時代我證明在僖宗前，因元和和時徐凝已有上陽紅葉詩，詠其事。

(5) 文人對於性解放的呼號 詩至唐代而極盛，不但藝術方面臻於完美，即內容也有許多不可磨滅的價值。我曾在唐人詩中發現了一種最寶貴的『人道主義』，爲從來所沒有，與後世歐美諸哲之議論，亦若合符節。

『人道主義』下產生兩種特別作品，一是描寫『征戍之苦』，反對帝王窮兵黷武的舉動，主張『非戰論』。一是描寫『宮怨』，爲可憐被壓迫的宮人，呼號性的解放。

前一項與本文沒有關係，且述後一項從前梁簡文帝好爲『宮體』詩文，陳後主隋煬帝也喜描寫宮人生活，但他們除敘述或描寫宮庭樂事之外，却不注意於宮人內蘊的情緒，唐時便不然了，他們一面寫宮人美麗的形態，一面就寫她們幽怨的心理。白居易的上陽人寫一個良家女子從紅顏皓齒的時代選入宮庭，直到白髮盈顛，還沒見過君王一面。他寫宮人的淒楚，前文已徵引了一段，

我們讀之，能不爲她們表深切的同情嗎？杜牧之的阿房宮賦雖敘秦宮事，實則暗指本朝而言，王昌齡的『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李賀的『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魚撇波去』是更進一步而要求解放了。

唐因武氏稱帝，女權發達，公主等因政治上之勝利，而又謀戀愛上之自由，風會所趨，宮人覺悟於內，文人呼號於外，對於君主所施無理的『性的壓迫』漸有反動的醞釀。謹愿的只敢題詩寫怨，狡黠一點兒的，便真的做出來了。

以上所述五項，實爲唐代宮闈不肅之大原因，現在容我來研究義山與宮嬪的戀愛史罷。

### 一 宮中之醮祭

義山之與宮嬪有情，乃由相識之女道士介紹而來，所以兩件戀愛事，實在可以歸併到一件。

唐公主雖學道出家，與宮中仍相來往。玉真公主於天寶三年爲道士，但仍時常入宮與阿哥等遊戲。相傳明皇於皎月之下，恆與玉真貴妃等，以錦帕蒙目，爲捉迷藏之戲。玉真於袴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上屢捉屢失。（見致虛閣雜俎）代宗女華陽公主，性聰穎，上奇愛之。大歷七年以病丐爲道

士，號瓊華真人。病亟，帝親臨視，嚙帝傷指。（唐書）其他則唐人應制從駕道觀之詩，非常之多。帝王既幸男道觀，亦必幸女道觀。（如幸白鹿觀應制一題沈佺期詩云……『唯應問王母，桃作幾時華？』崔湜詩云：『……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留……』皆女道觀之證。）宮中與道觀既有時常來往的機會，則外人混入宮中自非難事。

再者唐代帝王迷信道教，祭醮之風甚盛，到設壇時，羽士可以隨時出入宮庭。唐人步虛詞每詠其事，盧仝憶金鵝山沈山人詩云：

『……天門九重高崔嵬，清空鑿出黃金堆，夜叉守門晝不啓，夜半醮祭夜半開！……太上道君蓮花臺，九門隔闔安在哉！……』

蘇郁（貞元元和間人）步虛詞云：

『十二樓藏玉堞中，鳳凰雙宿碧芙蓉。（一作梧桐）流霞淺酌同誰醉，今夜笙歌第幾重！』

盧仝詩或以爲寓言，我則以爲寫實。不過詩雖痛恨宮禁爲醮祭所破壞，對於君主宮嬪尚無『

微詞。』至於蘇郁的詩，我們就不能說他毫無所指了。

義山初次入宮，必因宮中有醮祭事，而爲羽流所攜入。那麼彼時宮中死了什麼人，而有建醮之事呢？這却不能不考。

按文宗后妃，新舊唐書都無列傳。今據安王溶莊恪太子楊嗣復等傳考之，則文宗有二妃，一爲王德妃，生魯王永，卽莊恪太子。一爲楊賢妃，最得寵幸，無子，常思擁立安王溶（穆宗子，文宗弟）以自固。

魯王永於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被立爲皇太子。開成三年以宴遊敗度，不可教導，文宗震怒將黜之。羣臣極力諫止，上意稍解，命太子入少陽院，爲誅嬖昵者十餘人。（見新舊唐書）開成三年十月暴薨。

太子之薨，新舊唐書都說爲其母恩寵漸衰，楊賢妃屢次在文宗前讒構其短，中心愛懼，所以鬱出病來，而致於死。但我頗疑太子之死，是自盡的。鄭覃楊嗣復等哀詞所謂『憂兢損壽，沈疴始邁……』憂兢是真，沈疴却是假話。太子因爲楊妃之構陷，不能辨白，憂憤之餘，對品行爽性不加修

飾爲文宗之所切責，想非一次，神經刺激過甚，結果只好自殺了。不然，「暴薨」一語何來？而舊唐書 武宗本記「初文宗追悔莊恪太子，殂不由道……」之一語又何來呢？

不過莊恪太子如何死法，與本文沒有關係，可以存而不論。我現在所要討論的是他母親王德妃究竟死在何年？

文宗崩後，楊賢妃爲武宗所殺，史有明文，但王德妃不知下落。據我推測，德妃當死於開成元年秋間。何以知其然呢？德妃恩寵已衰，心已悒悒，更加眼見其子爲楊妃所讒，東宮之位，岌岌可危，而又無刀援救，必更十分憂悶。憂能傷人，安能無死？太子之母已死，失所倚恃，楊妃之構陷愈急，始有開成三年議廢立之事。新舊唐書既未書明王德妃薨於何年，則我之假定，可以成立。而且義山詩中頗有涉及德妃秋季病篤之事。其混入宮庭，亦由於德妃之祭醮。義山有李夫人三首，前二首爲五絕。

「一帶不結心，兩股方安髻。慚愧白茅人，月沒教星替！」

「剩結茱萸枝，多擘秋蓮的，獨自有波光，綵囊盛不得。」

後一首爲七古：

「蠻絲繁條脫，妍眼和香屑，壽宮不惜鑄南人，柔腸早被秋眸割！清澄有餘幽素香，鰈魚渴鳳真珠房，不知瘦骨類冰井，更許夜簾通曉霜。土花漠漠雲茫茫，黃河欲盡天蒼蒼！」

三詩舊解多以義山悼亡，我則以為悼王德妃而作。梁武帝詩「腰間雙綺帶，夢爲同心結」此言夫妻必兩下情投，方能和合，現在文宗對於王德妃已無愛情，則德妃無論怎樣思慕他，也不過落一個單相思而已，如一條帶兒，便不能結爲同心結了。「白茅人」乃指漢方士藥大，武帝使其立白茅上受五利將軍印，同時方士齊人少翁，爲武帝招致李夫人的魂魄，蓋李義山用以指宮中之建醮。「慚愧」者，說文宗待王德妃，生前既然無恩，死後又設盧文的醮祭，替他想想，未免可愧也。「月」乃后象，「星」爲妃妾之象，德妃曾否冊爲皇后，不可得而知，但所生之子，既爲東宮，則亦儼然皇后了。德妃沒，楊賢妃更得擅寵，如代其位，故用「替」字字樣。

爾雅注「的，蓮中子也。」蓮子之心甚苦，「多擘秋蓮的」言德妃失寵之悲也。招魂「嫉光眇視，目曾波些」續齊諧記「弘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楊妃之得寵似與其媚眼有關，似詩中特爲指出。與「柔腸

早被秋眸割』及河陽詩『可惜秋眸一樹光』皆可互通。

『壽宮不惜鑄南人』言文宗寵幸楊賢妃，幾欲以金鑄之。或用北魏立后輒以金鑄后容之典，或即暗用越王黃金鑄范蠡的故事，無非言其愛寵聽從之極罷了。『柔腸早被秋眸割』言楊妃善於狐媚，德妃柔腸，早被她那一雙迷人的眼睛割碎。此句寫婦人嫉妒的心理，可謂入神。『鱖魚渴鳳』等句，言德妃寵衰，與河陽詩『巴西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隄南渴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相同。『不知瘦骨頰冰井，更許夜簾通曉霜』似說德妃病入膏肓，還讓楊妃給閒氣她受；也可以說病室蕭條，至於簾破風侵，都沒人來過問，又與河陽詩『曉簾串斷蜻蜒翼』相通，這似乎是當時一樁實事。

二首五絕，一首七古合在一處，已有些不倫不類，而題爲李夫人，又與李夫人故事不甚合，故知其必係借用。

『河陽詩』黃河搖浴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龍頭瀉酒客壽杯，主人淺笑紅玫瑰，梓澤東去七十里，長溝複壅埋雲子，可惜秋眸一樹光，漢陵走馬黃塵起……』也是詠的王德妃之事。德妃或是

河南人故詩名河陽，又屢標黃河字樣以醒人耳目。『梓澤』似指楊妃，楊妃不知何處人，但史言其與楊嗣復同宗，嗣復宏農人，則楊妃亦河南人。通典說金谷梓澤並在河南縣東北。黃河梓澤是河南的二條水，故借以影射二妃。起先德妃得寵，如黃河之影近中天，不意後來竟被楊妃佔了勝利。『長溝複塹』似言楊妃城府之深，計澁之密，『埋雲子』或即指譏毀太子一案，借用浮雲蔽白日的意思。『漢陵走馬』則言德妃果爲楊妃讒死，葬於陵中。

又有燒香曲全篇詠女道士燒香的情景，末數句云：『……玉珮呵光銅照昏，簾波日暮衝斜門，西來欲上茂陵樹，柏梁已失栽桃魂！……蜀殿瓊人伴夜深，金鑾不問殘燈事！……』這首詩或以爲歎杜秋娘之流落，或以爲指『甘露』之變，我覺得都說不通，恐怕還是詠王德妃死後醮祭等事。『銅照』鏡也，鏡乃至明之物，今爲人所呵，則朦朧了。此乃映射文宗聽楊妃之蠱惑氣死王妃之事。『簾波』二字解難，但西京雜記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爲水文及龍鳳象，台下茂陵二句，明言德妃葬事。『蜀殿瓊人』則言文宗方擁楊妃而寢，對王妃之燒香，本是虛應故事而已，本來不問一聲，故有『金鑾不問』之句。

還有海上謠一首，似亦同時所作。中有「……海底覓仙人，香桃如瘦骨……劉郎舊香炷，立見茂陵樹……」全詩過於晦澀，故不具錄，我們現在單來看義山在醮祭時所做的詩罷。漢宮云：

「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王母不來方朔去，更須重見李夫人！」醮祭時宮門徹夜開放的景况，則如齊宮詞之所寫；

「永壽兵來夜不扃，金蓮無復印中庭，梁臺歌管三更罷，猶復風搖九子鈴！」

## 二 宮庭與道觀之交通

義山由道觀之徑路，而達宮庭，以玉山一首爲緊要關鍵。詩云：

「玉山高與閩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何處更求迴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龍休睡，桐拂千尋鳳要棲。聞道神仙有才子，亦簫吹罷好相攜。」

「玉山」指道觀，「閩風」指宮禁，當時道觀皆爲皇家之建築物，而居其中者又多爲天潢貴胄，其品級之尊崇，足與宮禁相並，故云「相齊。」

次聯隱指道觀與宮禁通聲氣。「迴日馭」是指當時公主皆握政治權，有迴天返日的力量而

言唐書太平公主傳浮屠慧範姦貪不法，爲薛謙光所劾，將被懲治，貸公主爲中理，謙光反得罪。卽其一例。「上天梯」之「天」代表君王所居之所，言由道觀而達宮禁，如登天之有梯。

「龍」乃君之象徵。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能得珠者，必遭其醜。」人到驪龍頷下去摘其珠，本極危極險，但在龍渴睡之時，便可以行所無事；正如一個人跑進宮禁和宮嬪戀愛，原有性命之憂的，然而沈緬酒色的君王，正有做着鈞天好夢，縱然出了「中篝之醜」，他又何嘗得知呢？義山詩「非關宋玉有微詞，只是襄王夢覺遲。」可與他此詩互相發明。「鳳耍棲」猶言這様如花如玉的美人，你竟捐同秋扇，我不免要據而有之了。三字揚揚得意，不啻戀愛勝利者之凱歌。而且這二句話對於君王似警告而實嘲侮，刻毒之極。

末二句是託道士相攜入宮之意。此道士或卽永道士，乃宋華陽姊妹之情人，與義山有「姨夫之誼」因入宮建醮，攜義山入宮，乃情理中事。

三 宮中景象

入宮之後，所描寫的宮中氣象有一片之詩可證。

『一片非烟隔九枝，蓬萊仙仗儼雲旗。天泉日暖龍吟細，露曉春多鳳舞遲。榆莢散來星斗轉，桂花尋去月輪移。人間桑海朝朝變，莫遣佳期更後期。』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

『初醒龍宮寶，倏然端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個仙人拍我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非烟。逡巡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絃。瞥見馮夷殊悵望，蛟綃休賣海爲田；亦逢毛女無慘極，龍伯擎將華嶽蓮。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

這一首夢作的詩是義山出宮後，追憶宮中情形與知己朋友閒話，不敢明言，只好託之於夢。不過唐時宮闈雖不肅，宮禁不能說不嚴，義山入宮，似僅此一二次，其與宮嬪相識即在此時，以後幽會，則另有處所。

#### 四 曲江

義山與宮嬪之歡會，既不在宮中，則必在行宮別館。細察義山與宮嬪相會之詩，處處有『板

橋『溪』『柳』『荷』等字樣，則離宮必建築於水邊了。唐時避暑離宮除曲江外，更無別處，於是我在曲江一方面，用心考查，果然尋出許多證據，證明義山與宮嬪相會之地點，是在曲江離宮中。

(一) 曲江所在之地點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隈州』注曰：『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杜臆曰：『長安城東有霸陵，文帝所葬，霸陵南五里，即樂遊原，宣帝築以爲陵，曰杜陵。』——據此則曲江離長安城十里，在長安城東南。劇談錄（康駢著）『曲江在府東南十里，秦曰隈州，漢爲樂遊苑，皆下杜之宜春也，基地最高。……』更足證明曲江所在之地點，果在長安東南十里。

(2) 曲江之勝景 劇談錄『開元中疏鑿爲勝境，花卉環列，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二節。錫宴羣臣，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南即芙蓉園，西即杏園，慈恩寺。……曲江池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

杜甫曲江三章之一，『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九日曲江：『浮舟齒蒼哀。』哀江頭：『細柳新蒲爲誰綠！』又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可見曲江景物之勝，與都人士及貴族等遊賞之盛。

(3) 文宗建造之樓臺 西安府志古蹟考太和元年文宗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修紫雲樓采霞亭。 司馬光迂叟詩話：唐曲江開元天寶間，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置亭館焉。

據此則紫雲樓采霞亭乃文宗所增建，西安府志以爲修理，頗謬。

又義山無題（一作陽城）詩云：「白道縈迴入暮霞，斑駁嘶斷七香車，春風自笑何人笑！枉破陽城十萬家！」此乃與宮嬪戀愛後，追念文宗建造樓臺事而作。「枉破陽城十萬家」可見糜費財力不少。

文宗在曲江建造樓臺，半爲保存古跡起見，半亦爲便於自己遊賞起見。文宗有妃楊氏，最爲寵幸，建樓或卽所以居楊妃。楊妃既居此，則義山所愛之宮人，亦隨侍右左。行宮關防，萬不及宮禁之嚴緊，義山便學武陵漁父，時來問津了。

### 五 與宮嬪之幽會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

碧瓦銜株樹，紅輪結綺寮。無雙漢殿髻，第一楚宮腰。霧唾香難盡，珠啼冷易銷。歌從雍門學，酒是蜀城燒。柳暗將翻巷，荷欵正抱橋。鈿轅開道入，金管隔鄰調。夢到魂飛急，書成卽席遙。河流銜柱轉，海沫近槎飄。吳市蠃螬甲，巴賓翡翠翹。他時未知意，重疊贈嬌嬈。（碧瓦）

又有一首詩和這一首意境相像：

悵望西溪水，潺湲奈爾何。不驚春物少，只夢夕陽多。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蘿。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爲河。鳳女彈瑤瑟，龍孫撼玉珂。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西溪）

兩詩皆詠曲江離宮景物，「河流銜柱」舊注以爲「中流砥柱」大謬。乃暗用尾生抱橋柱的故事，言與情人幽會之不失約而已，又切合水畔風光。「海沫槎飄」見荆楚歲時記，此喻身入離宮與宮嬪相會，如張騫乘槎上天而見織女。義山有海客一絕云：「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妒，聊用支機石贈君。」寓懷云：「星機拋密緒，月杵散靈氛。」壬申七夕云：「成都過卜肆，曾妒識靈槎。」擬意云：「私識詠牽牛」皆相類。牽牛指織女之夫，卽唐文宗。

西溪卽指曲江。何以謂之西溪呢？通志：「下杜城西有第五橋丈八溝。」西安府志云：「丈八溝

在京兆西南一十五里，乃漕河岸最後處。長陽高柳，蓮塘花園，竹徑稻塍，爲遊覽勝地。杜甫陪諸貴公子丈八溝納涼詩注云：「丈八溝，天寶元年韋堅所通漕渠。」西安府志又云：「曲江之水，會合城外南來之黃渠水，可穿城而入長安……」我疑黃渠卽丈八溝，因其在曲江之西南面流來，故義山謂之西溪，又謂之南塘。

曲江旣可流入城中，交通自然便利。宮中人有時偷由水路，而達曲江離宮，與外人相會的必也不在少數。義山吳宮詩云：「龍檻沈沈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鳳女」是所戀宮嬪之名——後詳——「彈瑤瑟」乃以彈瑟之聲，作幽會之暗號。夜半云：「三更三點萬家眠，露欲爲霜月墮烟，鬪鼠上堂蝙蝠出，玉琴時動倚窗絃。」鬪鼠蝙蝠皆於夜時出來，赴歡會之人，亦必於夜間動身，故以相比。「瑟」字後詳。「龍孫」義山自比。義山本唐宗室，故詩云：「我系本王孫。」憶其子袞師云：「寄人龍種瘦，失母鳳雛哀。」「撼玉珂」者，窗上微撥瑟絃，下則撼玉珂而應之，乃幽會之暗號。「玉珂」卽是身上所御環佩之類。

無題

合情春晚晚，暫見夜闌干，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多羞釵上燕，真愧鏡中鸞。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

明日

『天上參旗過，人間燭燄銷，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知處黃金鎖，曾來碧綺寮，恁欄明日意，池闊雨蕭蕭。』

曲池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豔與誰期？迎憂急鼓疏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張蓋欲判江澗澗，迴頭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夜出西溪

『東府愛春盡，西溪許日燭，月澄新漲水，星見欲消雲，柳好休傷別，松高莫出羣，軍書雖倚馬，猶未當能文。』

如有

『如有瑤臺客，相難復索歸，芭蕉開綠扇，菡萏薦紅衣；浦外傳光遠，煙中結響微，良宵一寸焰，回首是重幃！』

這幾首詩寫在曲江與宮嬪之幽會，事跡顯然。不必逐首註解。還有『鏡檻』五排一首。太長，不全錄，只鈔牠要緊的幾句。『……斜門穿戲蝶，小閣鎖飛蛾……待烏燕太子，駐馬魏東阿……豈能拋斷夢，聽鼓事朝珂？』這首詩與前幾首合看。與宮嬪聚首以至分手的情形，層次井然。

(1) 夜間至窗下用瑟絃玉珂爲暗號。

(2) 因隔院尚有文宗楊妃等，不敢驚動，故上下時躡足屏聲。

(3) 進由斜門，幽會則在小閣中。爲防人衝進起見，有時下鎖。

(4) 天微明則潛出。

(5) 義山尚有公事待辦，(開成四年釋褐爲祕書省校郎)故晨即赴省。

## 六 相識宮嬪之返宮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

曲江離宮建於城外，春夏之際，文宗率領楊賢妃及宮人等到此居住，秋冬或須返宮，所以義山與宮嬪戀愛時所描寫的不是細柳新蒲的春景，便是荷花蕉葉的夏景。如促漏一詩乃宮嬪入宮後，春時相寄之詩。『南塘漸暖蒲堪結，兩兩鴛鴦護水紋』及蜂詩『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蜂蝶另指二人後詳——都足證明宮人非常年住在曲江。

現在再轉過來看義山怎樣寫宮人返宮的情景：

無題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驩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秋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悵惘是情狂！』

這兩首詩是宮嬪返內苑後，義山又至幽會之地徘徊而作。『扇裁月魄』見班婕妤詩『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車走雷聲』見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文宗與楊貴

妃返宮，宮嬪一概隨歸。義山於道路間見其所識之宮嬪，見其羞而以扇自障之態，又以車騎雜沓，雖有語而亦不能通，故云云。（其實這也不過做詩罷了，義山未必有這樣大膽，敢邀於路而與宮嬪通辭。）「斑驩」乃幽會時所騎之馬，義山入曲江離宮，有水陸兩路：水路用船，所謂「海客乘槎」便是，陸路用馬，所謂「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無題）便是。今繫馬之地，垂柳依然，但人則不見，能不爽然若失！

第二首寫歸後之悵惘。似言「侯門一入深如海，何況宮門？相思亦知其何益，不過不能不悵悵於衷者，此乃愛情作祟的緣故耳。

### 深宮

「金殿銷香閉綺櫺，玉壺傳點咽銅龍。狂飈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景陽宮裏及時鐘。豈知爲雨爲雲處，祇有高唐十二峯。」

### 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

暖，分曹射覆臘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那知爲雨爲雲處，祇有高唐十二峯』言只有曲江離宮可爲幽會之地，返宮後則沒有機會了。但義山常在宮牆外巡視，徘徊，雖身無羽翼飛入宮庭中，但兩個情人心心相印，未嘗不有如靈犀文理之可通。又無題云：

『幸會東城宴未迴，年華憂共水相催，梁家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冰簟且眠金鑲枕，瓊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

這首詩所用故事，最足表明義山自己與宮嬪的關係。『秦宮』見後漢書梁冀傳『冀愛監奴秦宮得出入妻孫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赤鳳』見飛燕外傳『后所通宮奴燕赤鳳，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是日連臂踟地，歌赤鳳來曲。』『宓妃』卽甄后，曹子建愛之。后被讒死，後帝以后遺玉鏤金帶枕示植，植不覺泣下，乃以枕賜之。渡洛水，見一女子，來與通款曲，植乃作感甄賦，後帝見之改爲洛神賦。見文選注。義山與宮嬪別後不更相見，故一則芝田愁坐，一則冰簟且眠，寫出無聊之極的心緒。

無題二首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香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颯颯東南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金翡翠』是被，楚詞招魂篇『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繡芙蓉』是帳，鮑照詩『七采芙蓉之羽帳。』此言宮中衾褥帳幔之華美。『劉郎已恨蓬山遠』用漢武帝求仙故事。言在曲江尚恨不得時常相見。今在深宮，更不能一通款曲了。第二首『金蟾』、『玉虎』之句，千古無人能解，於今讓我來臆測一下罷。按蟾善閉氣，古人用以飾鎖，此言宮禁極嚴，但昔日爲燒香事，我曾混進一次也。『玉虎』是井上轆轤，『絲』爲井索，言入宮與宮嬪戀愛極難，等於汲井底之水，但有轆轤，又有井索，我居然汲水而回了。

再者，所愛宮人之居處，本有一井，則此詩所言乃雙關語。『窺簾』見世說新語，『宓妃』解見前。

七 盧氏姊妹

講了半天義山與宮人的戀愛，他所戀愛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也不可不清清楚的。這一節就專爲討論這個問題。

義山所戀愛的宮嬪，乃盧氏姊妹名飛鸞輕鳳者二人——義山所偏愛的，乃係輕鳳——二人本敬宗舞女，敬宗崩後，文宗納之後宮，生子宗儉。

這段事跡頗長，分節細論，以免混淆。

(一) 飛鸞輕鳳

按義山集中有富平少侯一詩云：

『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鏤。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徐德泓謂此詩爲敬宗作；帝好奢好獵，宴遊無度。賜與不節，尤愛纂組雕鏤之物，視朝每晏……  
漢書：成帝始爲微行，從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稱富平侯家人。面敬宗卽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爲

比。

馮浩極贊成徐氏之說。不過末句徐氏引郭妃，馮氏斥爲誤，別引蘇鶚的杜陽雜編以正之。杜陽雜編說：

寶曆二年（公元八二六）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帝琢玉芙蓉爲歌舞臺，每歌舞一曲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歌舞罷，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馮氏謂義山詩指此。此說在馮氏固見考證之精切，而在我們主張『義山與宮嬪戀愛』論者，也得了絕大的幫助。

但考杜陽雜編，則『浙東』二字，作爲『瀾東國』，謂鸞鳳二人，係由外國貢來。而翻唐書外國傳，沒有『瀾東國』之名，諸帝本紀，也無進貢之說。細讀義山詩，亦未嘗說明二人乃係外國人。我們雖然可以說二人來華已久，已經與華人同化，但義山是個極細心的人，他既然能拿許多典故，敘述他千變萬化的愛史，敘得洪纖畢悉，鉅細無遺；他定然也能用一個相當的典故，點明二人之身出異國。

更考四庫全書提要之論杜陽雜編云：「……其中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遺記，郭子橫之洞冥記，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殆亦俗語之爲丹青也。所稱某物爲某年某國所貢，如日林、大林、文單、吳明、拘弭、大軫、南昌、瀾東、條支、鬼谷、河浚、兜離、唐書、外國傳皆無此名，諸帝本紀亦無其事，卽如夫餘國久併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國來貢，闕賓地接葱嶺，漢書、唐書，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顯然者矣……」

讀了提要這一段批評，我幾乎將杜陽雜編所說的話，完全當做荒渺不經之談，不去徵引牠了。但牠所記載的飛鸞、輕鳳二人，在義山詩中確有其人，確爲敬宗舞女，無論如何，我沒法否認牠，那末，又將怎樣辦呢？於是我想杜陽雜編中國名，雖然杜撰，却也有些是真的：如女蠻國、新羅國、于闐國……都是史乘上所載的。也有些是根據小說而來的：如吳明見洞冥記「吳明之壠」其述大軫國，則引山海經的合邱、禺襄兩山；「瀾東國」必就是中國的浙東。按「瀾」字本音制，但正韻作之列切，音折，與「浙」同，所以浙江又可以喚做瀾江。義山詩中既有鸞鳳等二人，生於浙東的證據，我們正不妨揭穿蘇鶚的狡獪，將他的「瀾東國」改正爲「浙東」——他杜撰國名中的南昌國，想必

就是江西省的南昌，其餘國名，亦必另有根據。

如果讀者嫌蘇鸚的杜陽雜編，皆不經之談，不願意借重於牠，那也不要緊，總之我們知道敬宗時浙東曾進貢舞女二人，一名鸞，而一名鳳，那就設了。

不過爲便利起見，我此文的借證，仍寫作杜陽雜編，因爲牠所說的和義山詩太相吻合了，我不能不承認牠是事實。

但何以要說敬宗崩後，飛鸞輕鳳爲文宗所納呢？以蔣王宗儉乃盧氏姊妹之一——輕鳳——所生之故。按唐穆宗有五個兒子，有三個做了皇帝——敬宗、文宗、武宗——敬宗崩時，壽僅十八，後宮佳麗，當然歸阿弟享受，所以鸞鳳二人成爲文宗後宮中人了。如說這種亂倫之行，非帝王所宜有，文宗尙稱賢君，似不如此。則不知名教之說，宋儒後始嚴，唐時尙不注重。唐太宗一代英主，殺其弟元吉，尙納其妃，何況鸞鳳二人，僅爲敬宗舞女，納之後宮，何傷於名分呢？

(?) 何以知義山所戀愛之宮嬪卽飛鸞輕鳳二人？

義山詩中屢用「鸞」「鳳」字樣，這不能說他無所用意。例如鸞鳳：

「舊鏡鸞何在，桐衰鳳不棲。金錢饒孔雀，錦段落山雞。王子調清管，天人降紫泥，豈無雲路分，相望不應迷。」

「鸞」指輕鸞。「桐衰鳳不棲」謂文宗方寵幸楊賢妃，對於舊日宮嬪，恩澤大不如前，不常臨幸。此句與「桐拂千尋鳳要棲」可相呼應，不查此處「鳳」指文宗，而那首詩之「鳳」字則義山自指罷了。「天人降紫泥」謂飛鸞輕鳳以宮嬪之貴，而肯紆其身分，垂青寒士，豈非如天上神仙，下降塵世。末兩句言我等身分懸殊，豈無貴賤之別，不過相愛既摯，也顧不得許多。「孔雀」或以比入宮的富有金錢之勳貴子弟。「山雞」則義山自比。山雞文采，雖亦輝煌，究差鸞鳳幾等。而鸞鳳不以爲嫌，引爲同類，豈能無感於中？鳳詩「未判容彩借山雞」與「錦段落山雞」是同樣感激涕零的筆法。

如果說義山此詩乃詠真鸞真鳳，則詩之後四句，說的是什麼呢？

當時曲江離宮大講開放政策，夢遊天宮的倒很不少，流品亦頗雜，義山更有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一詩：

『韓蜨翻羅幙，曹蠅拂綺窗，鬪雞迴玉勒，融麝暖金缸，瑋珎明書閣，琉璃冰酒缸，畫樓多有主，鸞鳳各雙雙。』

詩中『雞』自指。『韓蜨』、『曹蠅』指韓曹二姓，『麝』指謝姓。

離京後，迴念宮中事及鸞鳳二人，有當句有對一詩：

『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

『平陽』乃公主之宅，見漢書。上蘭見西征賦，顏師古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這一句詩正說明當時得入宮庭與宮嬪發生戀愛，乃由女道士等之攜帶，而女道士即係出家修道公主觀中的人。『密邇』、『接』等字，可見離宮道觀之相近。

『秦樓漢宮』明指宮殿。『鴛瓦』見鄴中記『鄴中銅雀臺，皆鴛鴦瓦』白居易亦有『鴛鴦瓦薄霜華重』之句，乃指帝王家瓦而言。

丹丘一絕，也是義山南遊時憶念輕風之作。詩云：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

『青女丁寧結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陽，丹丘萬里無消息，幾對梧桐憶鳳凰。』

鳳

『萬里峯巒歸路迷，未判容彩借山鷄。新春定有將雛樂，阿閣華池兩處棲。』

據此二詩，義山與飛鸞輕鳳二人雖都認識，而偏愛者實爲輕鳳。將雛等語可見義山作此詩時，輕鳳已有娠，但非蔣王宗儉，因爲宗儉於開成二年封王，此時早已去世了。唐書稱文宗有二子四女，或者後來生了一個女孩子。

(3)何以知飛鸞輕鳳之姓爲盧？

按敬宗納飛鸞輕鳳，史無明文，杜陽雜錄亦未著二人之姓氏。但我於義山詩曾尋出許多憑證，敢斷定她二人姓盧。

義山富平少侯確係刺敬宗。結句『新得佳人字莫愁』亦確係指飛鸞輕鳳二人。按莫愁乃洛陽女子，姓盧。必鸞鳳二人亦姓盧，故義山始以莫愁相比。

現在爲容易明白起見，將梁武帝河之水全詩錄存於下：

『洛陽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

義山代應一絕云：

『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

楚宮（一作曲水閒話舊事）

『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開佩響知腰細，更辯絃聲覺指纖。暮雨自歸山悄悄，秋河不動夜厭厭！王昌且在東牆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春日：

『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蝶銜紅蕊蜂銜粉，共助青樓一夜忙。』

細雨：

『帷飄白玉堂，簾卷碧牙牀。楚女當時意，蕭蕭髮影涼。』

乙 與宮墮戀愛的關係

還有馮嵬『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對雪『又入盧家妒玉堂』諷柳『玳梁誰道好，偏擬映盧家』但看義山詩中用盧家故事，形容他和宮嬪戀愛，如此之多，則謂輕鳳姊妹非姓盧竟不可了。

『王昌』乃義山自比，王昌與盧家的關係，唐人詩中常用，後來便不可考，想係有許多書籍和典故今已不傳的緣故。王灼碧鷄漫志爲這事很用了一番考據的功夫，結果說『東家王』即王昌。我以為很有道理。又義山詩『三十六鴛鴦』王灼以爲即古樂府『鴛鴦七十二』三十六者，三十六雙，卽七十二隻也。古樂府相逢狹路間篇……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就詩中『白玉爲君堂』一語觀之，可知此詩亦爲盧家作。這段話，我也認爲有理，不過王灼雖考出『王昌』『三十六鴛鴦』與盧家莫愁的關係，却不知道義山詩是說的什麼，以爲有慕於有夫之婦，又以爲有慕於妓娼，那就錯了。

如說『盧』乃莫愁夫家之姓，非本身之姓，不可如此用者，那就未免太拘泥，『一聲盧女十三絃，早嫁城西好少年』（徐凝詩）古人早將『盧莫愁』三字打成一片了。

(4) 何以知宗儉爲盧氏所生？

唐書諸皇子列傳，言文宗僅有二子。舊書言王德妃生永，宗儉爲何人所生，竟未說起。新書始言其爲後宮所生。

今義山之寫所戀愛的宮嬪，處處表示她有一個兒子，無題云：『近知名阿侯，住在小江流。腰細不勝舞，眉長惟是愁。黃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樓。』擬意云：『悵望逢張女，遲迴送阿侯。』『夫向羊車覓，兒從鳳穴求。……魚兒懸寶劍，燕子合金甌。……』梁武帝河之水歌有『十六生兒字阿侯』之說。義山旣以盧氏比莫愁，自然要將他生的兒子，比爲阿侯。文宗除太子永及蔣王宗儉外，更無男兒，所以知道宗儉是盧氏所生。無題『近知名阿侯』之『名』字疑有誤。一則文理不通。二則阿侯乃男性，而腰細眉長云云，則爲女性之形容詞，或是『召』之訛乎？

但莊恪太子薨後，文宗尙有一子宗儉，爲什麼開成四年立姪陳王爲太子，自己親生的兒子，反不使其繼承大寶呢？我想這中間有幾個原因：一者，文宗立太子以賢爲主，魯王永未立時，他再三想立敬宗子晉王，晉王早夭，才立永，可見文宗之立太子，並非以親生與否爲判斷的。二者，楊妃擅寵，自

己雖無兒子，却屢想扶立那母事她的安王溶，文宗幾爲所動，後爲宰相李珣所反對，方作罷論，東宮雖立，卒爲楊妃所譖死，那裏還論到那一個不相干的宗儉。三者，飛鸞輕鳳貌既豔麗，又生子，而到底沈淪後宮，做個三等妃子，不能與楊妃相抗，想爲的出身微賤，——樂伎之類——又爲了曾侍敬宗，文宗爲避嫌起見，不敢立她們爲妃。母既不貴，子自然沒有被立的希望了。

但飛鸞等雖爲楊妃所嫉妒，而爲了自己兒子宗儉之故，倒很替楊妃幫了一番譖陷莊恪太子的忙。不過楊妃並沒有感激她們，而她們反因此害了自己。此事後當詳論一番。

(5) 何以知飛鸞輕鳳乃是姊妹？

杜陽雜編亦未言她們是姊妹，但義山燕臺四首都爲她們而作，有『當年歡向掌中銷，桃葉桃根雙姊妹』之句。景陽宮井雙桐亦指她們而言。喻她們爲雙桐，有同氣連根的意思。又河內詩……八桂林邊九芝草，短襟小髻相逢道……『九芝』乃漢武帝甘泉宮中之物，借言宮庭。『短襟小髻』似係借用趙昭儀事。飛燕外傳謂昭儀初入宮爲禿襟小袖的妝束。昭儀乃飛燕之妹，影射輕鳳乃飛鸞之妹。又代應『昨夜雙鉤敗，今朝百草輸』古人有藏鉤之戲。李白詩『更憐花月夜，宮女笑

藏鉤』又作『藏彊』『藏闔。』其戲分爲二曹，以校勝負，無俱敗之理。義山言雙鉤敗者，追悼盧氏姊妹甚爲明顯。

(6) 義山何故與盧氏姊妹相識？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當時道觀與宮禁既有往來的機會，則在道觀中互相認識，亦未可定；或者飛鸞輕鳳二人和其他不得寵幸的妃嬪們，不甘岑寂，使人在外邊招尋少年。如沈亞之之夢輓秦弄玉自記中的秦王內史廖家，就是這類的繆頭；又或者是出家公主所薦。

不過我可以斷定義山之認識盧氏姊妹，是在混入宮中觀醮祭的時候。玉山『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此才子神仙係指永道士上文已說過。但永道士雖神通廣大，無故亦不能挈帶平民入宮，則義山之入宮，必假充羽士。（義山曾在玉陽山學過道，一切關於道教的知識及羽士的身分，必甚純熟。假充羽士，萬無被人看破之理。）進去的動機，不過爲看鬧熱，兼瞻望宮禁風光，別無其他分外的冀望。但進去之後，盧氏姊妹偶與攀談，盧氏等是浙東人，義山少時也曾跟他父親到過浙東，——義山父名嗣，在浙東浙西鎮上當幕府。義山在浙約六年。父卒，始奉喪侍母而歸。見義山

祭姊文及馮氏年譜——一提到鄉土，兩人自然越談越相投，話也多了，情感便也慢慢生出來了。以後發生種種戀愛史，自然不算稀奇。

但在數十或數百羽士之中，盧氏何以獨與義山攀談呢？這或者是偶然的，天下偶然事正多，何足以此爲怪。又或者因義山年青貌俊，有動盧氏等顧盼之處，也未可知。（假定建醮事是在開成元年，則義山彼時僅廿四歲。義山未嘗以貌聞，但其詩頗足證明其容貌爲俊秀，如『玉郎會此通仙籍』（聖女祠）『嬌郎癡若雲』（房中曲）『天官補吏府中趨，玉骨瘦來無一把』（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又驕兒詩『衰師我驕兒，秀美乃無匹』以遺傳律言；子如此秀美，父貌亦必不劣。總之義山卽無叔寶之風神，潘安之美色，想也不至於像溫飛卿羅隱等那樣的有才無貌。）

八 楊賢妃

楊賢妃在我這篇文章裏本來沒甚地位，不過義山詩中頗有涉及楊妃之處，而且後來的『清宮案』與楊妃亦有關係，不得不略爲一論。

唐書不著文宗后妃傳，前面已說過了。我在各皇子傳及和楊妃有關的各人傳裏，零星的尋出

一點材料，才知道楊妃的事跡，前面也說過了。今且言義山關於楊妃各詩。

唐書言楊妃得寵，譖死太子，可見楊妃在文宗前的確是個紅人兒。義山詩中所有詠柳各篇都指楊妃，柳和楊本可通用。柳詩說：

『爲有橋邊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後庭玉樹承恩澤，不信年華有斷腸。』這是明明指楊妃得文宗之寵幸，如楊柳之占盡春光。

楊妃雖擅專房之寵，對於後宮妃嬪，仍然嫉妒。飛鸞輕鳳二人恐怕也是她的眼中釘，時時以拔去爲快。義山既與鸞鳳等交好，對於楊妃這種態度，頗不以爲然。所以贈柳有『莫放花如雪，青樓撲酒旗。』對雪有『莫入盧家妒玉堂』等句。諷柳之『玳梁誰道好，偏擬映盧家。』似指楊妃已得寵幸，還要挑剔鸞鳳等的不是而言。

義山將『柳』影射『楊』字，那是很明顯的。有時還將『雪』喻楊妃，想由謝道韞雪詩『莫若柳絮因風起』一句，蛻化而來。

義山對於自己這種曲折的譬喻，也很費自己的聰明。漫成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

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按何遜在廣州聯句有「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等語——所指卽是楊花。

楊妃雖然得寵，然而像也有個情人，柳詩云：

「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解有相思否，應無不舞時，絮飛藏皓蝶，帶弱露黃鸝。傾國宜通伴，誰來獨賞眉？」

我們記得蠅蝶、鷄鶩、鳳等成篇一詩中當時入宮少年，有一個姓韓的，現在來看義山詠蝶的詩：

青陵臺

「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訝韓憑爲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干寶搜神記：「宋大夫韓憑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自殺，妻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著手化爲蝴蝶。」此卽韓憑之出典也。但現在這個韓憑，已不忠於故妻，和其他的女子戀愛了。

蝶

『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深。重傅秦臺粉，輕塗漢殿金。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爲子夜吟。』

蝶

『孤蝶小徘徊，翩翩紛翅開，併應傷皎潔，頻近雪中來！』

雪時還有蝴蝶嗎？這個雪字恐怕是指楊妃。又蝶詩『葉葉復翻翻，斜橋對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又蝶詩『遠恐芳塵斷，輕憂豔雪融。』

蜂

『小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密妃腰細才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密盡，碧簷迢遞霧巢空，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這處又好像拿蜂來比楊賢妃了。不然詩常詠一蜂，定要拉扯上『小苑華池』、『後門前檻』、『密妃趙后』做什麼呢？

以楊賢妃爲蜂，這也是要討論的一個小問題。長安志云：文宗章陵陪葬楊妃，畢沉撫陝時校

長安志疑志文有誤，改封妃爲賢妃。但我想楊妃在世時恐怕有『封』『賢』兩名號，『封』與『蜂』音同，所以義山戲作此詩。

還有將『燕』比楊妃的詩：『盧家文杏好，試近莫愁飛。』『去應逢阿母，來莫害王孫，記取丹山鳳，今爲百鳥尊。』等句，似請楊妃害了莊恪太子之後，不要更害蔣王宗儉之意，『試近莫愁飛』則有勸她和鸞鳳等聯絡的意思了。

文宗崩後，仇士良立武宗，以楊賢妃曾請立安王溶，譖於武宗，賜妃與王死。（見唐書安王溶楊嗣復等傳）這件事楊妃本是無辜的，所以義山忘從來之私憾，而一轉爲悲悼之情。垂柳詩：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東，朝佩皆垂地，仙衣盡帶風。七賢寧占竹，三品且饒松。腸斷靈和殿，先皇玉座空。』

九 離別

義山於開成二年登第，旋舉博學鴻詞。但以婿於王茂元之故，爲令狐黨人所擯（？）所以開成三年春，赴涇原依其婦翁。安定城樓詩所謂『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卽指此時事。

赴涇原後居未多時，卽遊江鄉。

馮浩於義山詩中參悟出義山曾有江鄉（唐書本傳未載）之遊，是很對的，不過他將義山南遊之期僅派開成五年一次，未免小有錯誤。我以為義山江鄉之遊共有二次，一次是由涇原轉到湘潭等處，時期在開成三年春至秋冬。一次是由宏農慰任南遊，時期在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元年春。義山在涇原依其婦翁，爲什麼忽動南遊之興呢？

按舊唐書曾紀開成三年以吏部侍郎高鏞爲鄂岳觀察使。新唐書高鏞傳亦說鏞於三年轉吏部侍郎五月出爲鄂岳觀察。高鏞是義山的座主，有師生之誼。義山赴湘鄂去探視他，也是人情之所當然。

義山與宮嬪離別，有一首極重要的詩：

擬意

『悵望逢張女，遲迴送阿侯，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頭。妙選茱萸帳，平居翡翠樓。雲屏不取暖，月扇未遮羞，上掌真何有，傾城豈自由。楚妃交薦枕，漢后共藏鉤，夫向羊車覓，兒從鳳穴求。書成被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

七九

襖帖，唱殺畔牢愁，夜杵鳴江練，春刀解若榴（一作石榴）象牀穿縷網，犀帖訂窗油。仁壽遺明鏡，陳倉拂綵毳。真防舞如意，伴蓋臥篔簹。濯錦桃花水，濺裙杜若洲。魚兒懸寶劍，燕子合金甌。銀箭催搖落，華筵慘去留。幾時銷薄怒，從此抱離憂。帆落啼猿峽，樽開畫鷁舟。急絃腸對斷，剪蠟淚爭流。壁馬誰能帶，金蟲不復收。銀河撲醉眼，珠串咽歌喉。去夢隨川后，來風貯石郵。藹叢銜露重，榆莢點星稠。解珮無遺跡，凌波有舊遊。曾來十九首，私識詠牽牛。」

這首詩從悵望起，到燕子合金甌句止。都是形容兩人戀愛關係以及宮嬪的容貌，形態，兒子，起居……等項。到銀箭催搖落以下，便是敘離別的情事，以及別後的相思。又「……桃綬含情，依露井，柳綿相隔憶章臺……不先搖落應爲有，已欲別離休更開」（臨發崇讓宅紫薇）是義山去京時作。又：

「銀箭耿寒漏，金缸凝夜光，綵鸞空自舞，別雁不相將。寄恨一尺素，含情雙玉璫。會前猶月在，去後始宵長。往事經春物，前期託報章。永令虛架枕，長不掩蘭房。覺動迎猜影，疑來浪認香。鶴應聞露鷺，蜂亦爲花忙。古有陽臺夢，今多下蔡倡。何爲薄冰雪，消瘦滯非鄉。」（夜思）

還有漢懷五言排律一首是想念女道士的詩。

那首「新來定有將雛樂，阿開華池兩處棲」及丹丘二詩，也在這時候做的。

義山在江鄉住了幾個幾個月，到三年冬又回京。四年春有和友人戲贈二詩，是年釋褐爲秘書校書郎，和宮嬪更續前歡，那些夜出西溪「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的詩都是這個時期做的，但不久又調補宏農尉。那首板橋曉別「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恐怕作於赴尉任之時。

但是義山這一去，就和相愛的宮嬪永訣了！這一夜的芙蓉紅淚，想就是長別的預兆！

#### 十 清宮案

唐書本無所謂清宮案，這三個字是我根據義山詩意，杜撰出來的名詞。

舊唐書莊恪太子傳：「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橦，有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四海，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才、宮人張十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殺之。」

《新唐書莊恪太子傳》……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下詔以陳王爲太子，置酒殿中，有俳優綠檀，父畏其顛，環走檀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卽取坊工劉楚才等數人，付京兆榜殺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斃永巷，皆短毀太子者……」

這兩段大致相同的紀事，我們可以知道譏謔莊恪太子，不單楊妃，樂官宮倡也有推波助瀾的。這些樂官宮倡，都是飛鸞輕鳳的羽黨，卽不然也是她們的門徒（鸞鳳善歌舞，精音律，必受命教導宮人。天寶時，楊貴妃玉環曾爲琵琶師可證）他們之譏太子，倒不是有心幫助楊妃，不過想滿足立蔣王宗儉的一點私心罷了。誰知竟助了楊妃一臂之力，而且又掘阱自陷呢！

但是譏毀太子，楊賢妃之力居多。文宗感悟之後，不斥楊妃，只拿宮人們出氣，我覺得有點奇怪。照我的意思，文宗之殺樂官宮倡，一小半是爲的他們曾譏陷太子，一大半還是爲了要正她們引誘外間少年破壞宮庭法紀之罪，所以此案我名之爲「清宮案。」

宮倡與樂官行動自由，互相戀愛，只算常事，像前面說的永新念奴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不過他們自己戀愛也罷了，又代那班深居宮庭的宮人，介紹外人，一被發覺就不能說無罪了。義山也知

道她們這樣混鬧下來，終有一天要得災禍的，所以宮妓一詩曾說：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

這詩楊億和他的朋友曾擊節歎賞過，以爲寓意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見楊文公說苑）我初讀義山這首詩，實不知道他的寓意在什麼地方？爲什麼讀了令人感慨不已？楊億的稱贊，真有些令我莫明其妙。但近來我懂得義山詩中的戀愛事跡，再來讀這首詩，『感慨』雖然未必，『擊節』確乎要來一兩下。因爲他所偃師的故事，寓意果然十分深妙。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偃師所造能倡者，趣步俯仰，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殺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

義山的意思，即是說宮倡們私狎外間少年，『紙老虎』終有一天的戳破。擬意云『眞防舞如意』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嘗着膝上。和月上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污袴，嬌媿彌苦。』義山用此典，蓋亦畏懼唐文宗一朝發覺宮嬪罪狀，『眞防』二字，實有不勝其危懼之意。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

『東有青龍西白虎，中含福星包世度。玉壺渭水笑清潭，鑿天不到牽牛處。騏驎踏雲天馬擗，牛山撼碎珊瑚聲，秋娥點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推烟唾月拋千里，十番紅桐一行死，白楊別屋鬼迷人，空留暗記如蠶紙。日暮向風牽短絲，血凝血散今誰是！』

馮浩以爲這首詩乃悼劉從諫，其說太穿鑿，謂爲詠北齊事，又完全和史實不合。我以爲這實是紀宮倡遭禍的一首詩。『十番紅桐一行死』說得何等明白！

『青龍白虎』言宮庭守護之人。『福星』、『包世度』似言有宮倡等之包庇，可以進去。『玉壺』二句言帝王雖自命明察秋毫，但無論怎樣，總察不出宮人的祕密。『牽牛』前面已解釋過好幾回，『牽牛處』卽宮中幽會之處。

『騏驎踏雲天馬擗』四句指搜檢時的情形。

『推煙唾月』卽推勘之謂。『蠶紙』似卽宮人與外間通信時用的『密碼』。

『日暮西風牽短絲』言此十人都有賜纒之慘。

這一齣王熙鳳搜檢大觀園的悲劇，表演之後，飛鸞輕鳳兩人也就捲入漩渦，因畏罪之故，雙雙投井而死。花殘玉碎，煞是可憐！（二人所居處有井，屢見詩中）

景陽宮井雙桐

『秋港菱花乾，玉盤明月蝕，血滲兩枯心，情多去未得，徒經白門伴，不見丹山客，未待刻作人，愁多有魂魄。誰將玉盤與，不死翻相誤，天更闔於江，孫枝覓郎主。昔妬鄰宮槐，道類雙眉斂，今日繁紅櫻，拋人占長筭，翠襦不禁綻，留淚啼天眼。寒灰劫盡問方知，石羊不去誰相絆！』

當這件案子發作時，義山或者恰巧回到京裏，（本傳謂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諭使還官。當發憤辭官時，或會回京一行。）聽見清宮案甚急，知鸞鳳等必將與難，所以勾留而不忍去。卽所謂『血滲兩枯心，情多去未得。』白門卽金陵亦卽石頭城之訛轉，解見前。『徒經白門伴』一語文理未順，疑『伴』字是『畔』之誤。『丹山客』借言鳳，所謂『記取丹山鳳，今爲百鳥尊。』也。此二句含虛輕鳳三字。『玉盤』或是義山贈鸞鳳等之紀念物，二人之及於禍，是與這個『玉盤』大有關係，故有『誰將玉盤與？不死翻相誤！』之句。後來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也有『玉盤迸淚傷心』

數』的話。故我說這個玉盤不是隨便做在詩中的。『昔妬鄰宮槐』四句言昔日妒鄰宮之美人，而今自己死了，讓楊妃之獨占春光，要妒也無從妒了。集中有百果嘲櫻桃，櫻桃答等詩，我疑其指楊妃，楊妃在義山詩本爲『柳』今喻之爲『繁紅櫻』者，因爲鄭櫻桃是古妃之名，見十六國春秋。

景陽井：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勝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海燕參差溝水流，同君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秦贅，對泣春天類楚囚。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江流。莫驚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

此言『西施』猶得埋於濁泥之中，而鸞鳳二人乃以宮井爲瘞骨之所，豈不可憐！

『五勝』見秦始皇本紀。推始終五德之傳，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以爲水德之始，又漢書律歷志秦兼并天下，亦頗推五勝，自以爲獲水德。『五勝』是水的代名詞，言五勝埋香骨，則鸞鳳二人死於水中無疑了。

當獄急時，義山愛莫能助，痛苦萬分。那一首千古愛誦的無題當即此時作：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這一首真是在心顫魂飛腸迴氣滯時做出來的好詩，如說中國沒有好哀情詩，便請他讀義山這一首。還有「氣盡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峽雲尋不得，溝水欲如何，朔雁傳書絕，湘篁染淚多，無由見顏色，還是託微波！」也同時之作。

### 十一 追悼

鸞鳳二人死後，義山悲悼異常，追悼之詩極多，逐一錄之如下：

#### 燕臺四首：

「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密房羽客類芳心，冶葉倡條偏相識。暖蕩輝遲桃樹西，高鬢立共桃鬢齊，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愁將鐵網罨珊瑚，海闊天翻迷處所。衣帶無情有寬窄，春煙自碧秋霜白，研丹擘石天不知，願得天牢鎖

冤魄。夾羅委篋單綃起，香肌冷襯瑇瑁珮。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右春）

這首詩可以分爲五段；第一和第二兩段言鸞鳳等死後欲覓其魂竟不可得。第三段言醒時殘陽在地，睡眼惺忪，誤以爲初曙時之日光，而且此時精神亦恍惚未定，簾前猶若映有夢中人之影，而且聞其殘語，但轉瞬間神志清醒了，幻想也消滅了，才想到這一別是永久的離別，你如想再去尋她，卽海闊天翻，還不能相遇呀！

衣帶句言相思之極，瘦盡腰圍。我之窮冤酷恨，祈天而天不知，但能否借我天牢將這不可尋覓的冤魂鎖住，使我一見呢。這幾句和鐵網珊瑚句意同。

「前閣雨簾愁不捲，後堂芳樹陰陰見。石城景物類黃泉，夜半行郎空柝彈。綾扇喚風聞闔天，輕幃翠幕波淵旋。蜀魂寂寞有伴未？幾夜瘴花開木棉。桂宮留影光難取，嬋薰蘭破輕輕語。直教銀漢墮懷中，未遣星妃鎮來去。濁水清波何異源？濟河水清黃河渾。安得薄霧起湘裙，手接雲軒呼太君！」（右夏）

這詩第一段說現在到曲江離宮去走走，珠簾不捲，芳樹陰陰，前此風光，何等明媚，此時竟像黃

泉一般的慘戚。『柘彈』見文選注古史考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柘起彈鳥……此言從前私會時在樹枝下穿過來會使宿鳥驚飛。現在樹枝依然，而夜半之行，已不可再得。池邊『玉管葭灰細細吹，流鶯上下燕參差，日西千遠池邊樹，憶把枯條撼雪時』這也是一首回憶的詩，所寫形景相類。第四段言文宗殺宮人，那知道楊賢妃也是不乾淨的。你只說濟河水清，黃河水濁，其實來源是一樣的。楊妃無罪，則宮人亦不當殺，今宮人枉死，安得呼天而訴其冤呢！

『月浪衝天天字濕，涼蟾落盡疎星入。雲屏不動掩孤暎，西樓一夜風箏急。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卻相怨，但聞北斗聲迴環。不見長河水清淺。金魚鎖斷紅桂春，古時塵滿鴛鴦茵。堪悲小苑作長道，玉樹未憐亡國人。瑤琴惜惜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鉤鸚鵡夜驚霜，喚起南雲繞雲夢。雙瑤丁丁聯尺素，內記湘川相識處。歌唇一世銜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右秋)

第一段長夜相思，輾轉不寐，而西樓偏風送箏聲，箏乃所愛宮嬪善彈之樂器，今聞此聲，能不惆悵？第二段言昔日相思之切，而相會極難。第三段言宮禁雖嚴，但外人可以從小苑進去，藥轉『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可證。『亡國人』指張孔兩貴妃，陳後主曾作玉樹後庭花之曲。此

言昔由小苑達離宮，和飛鸞輕鳳等相會，二人可愛之處比張孔兩妃還要過之。第四段言空房寂寞，只好玩弄鸞鳳等所贈之「錦瑟」以解相思，但霜華夜重，翠被單寒，不免要回想從前的快樂。雲夢用宋玉高唐賦序也就是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故事。第五段記兩人通信之事，鸞鳳二人善於唱歌，將一世愛惜這美妙的歌脣，誰知兩朵名花竟在我手中萎謝了呢！

「天東日出天西下，雌鳳孤飛女龍寡，青溪白石不相望，堂中遠甚蒼梧野。」

凍壁霜華交隱起，美根中斷香心死，浪乘畫舸憶蟾蜍，月娥未必嬋娟子。楚管蠻絃愁一槩，空城舞罷腰支在，當時歡向掌中銷，桃葉桃根雙姊妹。破鬟委墮凌朝煙，白玉燕釵黃金蟬。風車雨馬不持去，蠟燭啼紅怨天曙。」（右冬）

「天東日出天西下」言敬宗駕崩，如太陽之西墜，文宗接著做皇帝，又像一顆新太陽從東方升起。但飛鸞輕鳳竟成寡婦（與聖女洞寡鵲羈鸞句參看）後雖爲文宗收入後宮，可是不甚加以寵幸，如青溪神女與白石先生（見列仙傳）之不相聚合，名義上雖然有夫，實在還是和守寡時候一樣。「堂中遠甚蒼梧野」用虞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不能從的典故。言鸞鳳雖侍文宗

同居一堂，而漠不相關，其生活比之守寡時更爲無聊，更爲寂寞。何況又有楊貴妃像冷酷無情的凍壁霜華，從中作梗，使得盧氏姊妹對於文宗心灰意冷，不得不愛他人了。「浪乘畫舸憶蟾蜍，月娥未必嬋娟子。」指那些入道而不安寂寞的宮人，義山與盧氏姊妹之相識，乃由於女道士之介紹，所以常常特別提出楚管二句言楚管等歌舞之佳。桃葉桃根，表明盧氏等乃係姊妹。

楚宮：

湘波如淚色滲滲，楚厲迷魂逐恨遙，楓樹夜猿愁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空歸腐敗猶難復，更因腥臊豈易招？但使故鄉三戶在，綵絲誰惜懼長蛟！

屈原投汨羅而死，盧氏姊妹亦死於水中，所以有綵絲長蛟的聯想。

曲江：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  
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愛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代應：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

『清水分流西復東，九秋霜月五更風，雖鸞別鳳今何在？十二玉樓空更空！』  
相思：

『相思樹上合歡枝，紫鳳青鸞共羽儀，腸斷秦臺吹管客，日西春盡到來遲。』  
這幾首都是在曲江離宮所作。『鸞』『鳳』屢次點明。

做皇帝的人三宮六苑，坐擁無數佳麗，但又不能一一加以愛寵，致使後宮多怨曠之聲，不免有在外間招尋面首之事，一被發覺，立加誅殺，不但有違人道，而且焚琴煮鶴，也不免有殺風景之譏。山痛憤極了，所以又有一首蜀桐：

『玉壘高桐拂玉繩，上含非霧下含冰，枉教紫鳳無棲處，斲作秋琴彈壞陵！』

十二 義山之身世與戀愛的關係

新舊唐書本傳對於義山的身世，大略都作這樣的話：

李德裕和牛僧孺互相讎怨，令狐楚李宗閔楊嗣復等屬牛黨。義山初見賞於令狐楚，後又藉其子綯之力，登進士第，但義山竟做了屬於李黨的正茂元的女婿，所以牛黨的人，從此瞧不

起義山。令狐綯說他背恩，更加嫌惡他。

後來義山的丈人峯死了，到京候調，竟沒個人肯照應他一下，義山只得跟隨鄭亞盧宏正等混了幾年。令狐綯登相位，義山屢以詩文干請，才補他一個太學博士。

柳鄂鎮東蜀，義山跟了他去。鄂廢罷，義山歸鄭州，不久便患病死了。

本傳在時間和地點的種種錯誤，馮氏已加以修正，不必更述。單就義山身世來說，千古以來，沒有一個不承認義山就婚王氏，爲他一生運命通塞之大關鍵的。

但是唐書的話這樣可信嗎？我以爲未必。

(二)我們要知道唐朝牛李兩黨，傾軋雖然激烈，但都不出權利問題，並沒有什麼深讎宿憾。權利衝突了，便攻擊起來，權利平均了，便可以妥協起來。看戰國時的諸侯，今日干戈，明日玉帛，現在的軍閥朝換蘭譜，暮成寇仇，戰場上尙且如此翻覆，何況朝廷之上呢？就說大首領有點私怨，那手下的羽黨也拚著命互相尋仇，就不免遠於事實了。讓我們在唐書裏尋出幾個例來證實這話罷。

(a) 令狐楚屬牛黨，但曾進用皇甫鎮、蕭俛等。

(b) 李德裕曾使柳郢爲京兆尹，柳郢是牛僧孺的朋友。

(c) 盧宏正屬牛黨，但曾受李德裕之推薦。

柳郢盧宏正都是大人物，尚且跨黨。義山那時的名位，設得上李宗閔楊嗣復等的注意嗎？

(二) 本傳說義山就婚王氏後，令狐綯便惡他背恩了。但考義山就婚王氏係在開成二年，(大約係在夏間，漫成霧夕詠芙蓉，何郎得意初可證) 是冬十一月令狐楚卒於鎮，義山馳赴興元，爲草遺表，又爲綯作謝宣祭表。義山既以就婚王氏爲綯所薄，這些筆墨的事，又借重他做什麼呢？再看義山和令狐家的關係：

開成三年 有奠相國令狐公文

開成五年 有酬別令狐補闕詩 (綯於二年爲左補闕)

會昌元年 有贈子直花下詩

會昌四年 有寄令狐郎中詩 (綯是年爲右司郎中)

大中元年 有酬令狐郎中見寄詩

大中三年

有夢令狐學士及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日戲贈（絢於大中二年知誥制）

翰林學士三年爲中書舍人）

此外又有子直晉昌李花，宿晉昌亭聞鶯禽，晉昌晚歸馬上贈（晉昌乃令狐絢之府第）

根據這些詩，我們知道義山和令狐絢常相酬唱，義山還常住在令狐家裏，兩人交情並沒有決裂。那一首「郎君官貴行施馬，東閣無由得再窺」的詩，雖被北夢瑣言造了一個故事，却不十分可信。

令狐絢做了宰相之後，雖沒有提拔義山，但義山在令狐之門不過是一個文士，並無生死交情。宰相堂前，依草附木之人，何可限量，義山也不過其中的一個罷了。偶然忘記提拔他，算得什麼大事，義山也不見得從此便怨令狐。照唐書的意思，令狐絢做了宰相，非提拔義山至節度使不可，然則嚴武和杜子美也是兩代交情，爲什麼也沒有大好處給他呢。

我看義山之就婚王氏，令狐絢或者有點不高興，但不會永遠懷恨的——因爲義山實無使他永遠懷恨的資格。

義山之不遇，一半乃他命運使然，一半也和他的戀愛有點關係。

當時宮闈不肅，朝野都知，不過事關皇家名譽，沒有人敢來多話罷了，義山和女道士宮嬪等戀愛，每忍不住栩栩自得，形之篇章，雖然用的隱語，別人豈有猜不着的，這件事傳到秉政者的耳朵裏，便不免真的要惡他「詭薄無行」了。義山試博學鴻詞之落第，我怕就是因戀愛事被人排斥的結果。

義山與陶進士書：「……前年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有感「非關宋玉有微詞，却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東阿王「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還有漫成「沈約憐何遜，延年毀謝莊。」寄溫飛卿「昔歎讒銷骨。」等句，就婚王氏非曖昧之事，何讒毀之可言？東阿王以曹植自比，而且自己也已承認博學鴻詞之落第，是和他的戀愛有關係。

但他有時也爽性作快意語道：我和宮嬪戀愛，極人間之奇遇，「豈能拋斷夢，聽鼓事朝珂！」嗎。

有時候惱恨不過，只得罵那些排斥他的人爲妒忌，「成都過卜肆，曾妒識靈槎。」「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鶻鴒妒年芳」這儼然和現代人罵提倡禮教的老先生爲犯色情狂一樣的口氣了。

義山和宮嬪的一場戀愛，不但影響他的前途，而且還影響他的年壽。

大約自二人慘死之後，義山無時無刻不悲悼，逢著美景良辰，則根觸當時歡愛，見一花一草也要寓意與悲，竟因此鬱鬱成病而死，可謂爲千古情種了。

義山與宮嬪相會之時期，都在春秋佳日，所以在這兩季中節期，也教他的回憶特爲深切。「二月二日」是一種節期，（文昌雜錄唐時節物，二月二日，迎富貴果子）宮嬪都到曲江，故有「青陵粉蝶休相恨，長定相逢二月中」之詩，後來義山隨柳郢在蜀，有「二月二日」一首。所謂「花鬢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雖寫本地風光，却有他自己的寓意。

七夕拜月乞巧，是唐明皇和楊貴妃創造出來的節期，故唐時極盛行。義山想曾於七夕之夜到

曲江離宮一次，曼倩辭。

乙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

「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覩阿環？」

義山每以東方朔自比，此回或者由隔苑偷看楊賢妃。「阿環」是楊貴妃小字，借此影射。自此以後每逢七夕必有一詩。

在四川時有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悵臥遙帷。章臺街裏芳菲伴，且問宮腰損幾枝？」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萬里重陰非舊圃，一年生意屬流塵。前溪舞罷君迴顧，併作今朝粉態新。」

「下苑」卽曲江。水亭指離宮，卽采霞亭之類。漢武內傳帝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章臺伴乃是楊柳，指楊賢妃。飛鸞輕鳳二人死於開成四年冬間。舊唐書文宗召宮倡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此太子指陳王成美。陳王立於四年十月。故知清宮案發作於十月之後。次年正月文宗駕崩，楊賢妃等亦遇害。所以義山連帶說起她來。

獨居有懷

「麝重愁風逼，羅疏畏月侵，怨魂迷恐斷，喘喘細應沈，數急芙蓉帶，頻抽翡翠簪，柔情原不遠，遙妒已先深。」

浦冷鴛鴦去，園空蛺蝶尋，蠟花長遞淚，箏柱鎮移心。覓使嵩雲暮，迴頭灞岸陰，只聞涼葉院，露井近寒砧。

詩中又提「麝」「羅」「蛺蝶」「井」等字。

荷花是曲江重要景物之一。故義山一見荷花，便引他無窮的悲愴。

贈荷花：

「世間花葉不相倫，花入金盆作葉塵，惟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此花此葉常相映，翠減紅衰愁殺人。」

過伊僕射舊宅「……幽淚欲乾殘菊露，餘香猶入敗荷風，何能更涉瀧江去，獨立寒沙弔楚

宮！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一是開成五年，

重遊江鄉時作，一是會昌元年江鄉還京時作。又暮秋獨遊曲江「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恨望江頭江水聲。」

在四川時義山已悼亡，兼痛惜宮嬪，心緒更爲不順，只好縱酒自遣。春深脫衣：「日烈愛花甚，風長奈柳何，陳遵容易學，身世醉時多。」

拚酒太甚，身體漸漸虛弱，竟爲病魔所侵了。有屬疾及有懷在蒙飛卿「簿宦頻移疾。」等句。

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因愛武昌柳，遂憶洛陽花……」梓州罷吟寄同舍「……楚雨含情皆有託，滯濱臥病竟無聊，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染未銷！」暗說病由悼念宮嬪而起。

回到鄭州不久病卒，年僅四十有五。（根據馮譜）

十三 錦瑟詩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義山集中錦瑟一詩，歷來無人能解，所以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有些人說錦瑟是當時貴人愛姬之名？（劉貢文中山詩話）因此便有人疑錦瑟爲令狐家青衣。有些人說是賦瑟。（靖康湘素雜誌借黃山谷與蘇東坡的問答。）有人說是悼亡。但是這種解釋，總難教人滿意，故元遺山論詩絕句，還在那裏喊着說：「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鄧箋！」王漁洋也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歎。

近人孟心史先生在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一號上發表了一篇「李義山錦瑟詩的考證」證明這詩是義山爲悼亡而作。我在未讀義山詩之前，頗震驚孟先生徵引之博，和考證之精，不過近來於義山詩集下過一番研究的功夫，對於孟先生的說法，就不能不懷疑了。

孟先生考證有這樣一個主要點：

史記封禪書：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爲二十五絃。瑟爲二十五絃，但古傳爲五十絃所破，合兩二十五，成古瑟絃數。義山婚王氏時年二十五，意其婦年正同，夫婦各二十五，適合古瑟絃之數。因恆以錦瑟爲嘉偶之紀念。

孟先生引了許多書籍，證明義山結婚時爲二十五歲，這算是對了，但其結婚時是否確係二十五歲，竟無可證，對於『錦瑟無端五十絃』的一句詩，算只解釋出了半句。

這樣洋洋萬言的考證，只考出錦瑟詩的半句，能教我們相信他的悼亡說是對的嗎？

何況義山詩集中關於五十絃瑟，不僅錦瑟詩，像那『雨打湘靈五十絃』、『錦瑟驚絃破夢頻』我前面已引過了，如說錦瑟詩是悼亡，那麼這些詩也都是悼亡了。

我說錦瑟果然是義山愛情紀念之物，錦瑟一詩也果然是悼亡之詩，不過所紀念所追悼的，乃是他所戀愛的宮嬪和他自己的妻子毫無干涉。

我以為錦瑟詩應當這樣解釋：

湘靈素女二人皆古妃，善於鼓瑟，義山所愛宮嬪亦善音律，曾以樂器相贈，故義山以錦瑟製題爲詩。『五十絃』不過表明妃嬪所用之瑟，與義山夫婦年齡無關。

『莊生曉夢迷蝴蝶』用莊子『不知莊周之爲蝴蝶？蝴蝶之爲莊周？』言昔日和宮嬪戀愛之快樂，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有如做夢一般，幾乎不敢自信真有此種奇遇。故用『迷』字形容。如說悼

亡，則常用鼓盆典才對。

「望帝春心託杜鵑」謂宮嬪冤死，魂當化為啼血之杜鵑，以訴不平。燕臺詩中之「蜀魂寂寞有伴未？」哀箏詩中之「湘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冤」可以參看。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是指義山贈宮嬪作爲紀念品之玉盤而言。按述異記「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泣則皆成珠。」左思吳都賦注「……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義山的碧瓦詩有「珠啼冷易銷」更證以「誰將玉盤與不死翻相誤」及「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二句，可以知道義山受宮人贈與錦瑟後，曾報以玉盤。清宮案發作時，這個玉盤也被檢去，二人恐推勘時供出義山，誤他性命，因而投井以死。

玉盤和錦瑟都是義山戀愛史中極重要的關鍵，故都做在詩中。

末兩句收足追悼之意。

我的錦瑟詩解釋完了，讀者若還不信，我可以更尋出幾個證據證明這首詩爲追悼宮嬪而作。要證明錦瑟爲宮嬪所贈義山之樂器，須先要證明宮嬪是否善歌舞音律？飛鸞輕鳳二人善歌

舞，杜揚雜編已說過了。義山有開歌一詩；

「欽笑疑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銅臺罷望歸何處，玉輦忘歸事幾多。青冢路邊南雁盡，細腰宮裏北人過。此聲腸斷非今日，香燭燈殘奈爾何！」

又「歌從雍門學」（碧瓦）、「珠串咽歌喉」（擬意）、「歌唇一世銜雨看。」（燕臺詩）  
都足證明所愛之宮嬪善歌。

「便是孤鸞舞罷時」（破鏡）、「空城舞罷腰支在」（燕臺）、「迴雪舞腰輕」（歌舞）  
都足證明所愛宮嬪之善舞。

無題「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此詩亦爲鸞鳳二人作，「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足知二人出身樂籍。末兩句似言敬宗崩時，二人只有十五六歲，此外則擬意「伴蓋臥筵篔」代應「獨映細篔篦」都可以證明所愛宮嬪善於絃索。

我們再看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

『冰霧怨何窮，秦絲嬌未已，寒空烟霞高，白日一萬里。碧嶂愁不行，濃翠遙相倚，茜裙捧瓊姿，皎日丹霞起。孤猿耿幽寂，西風吹白芷，回首蒼梧深，女蘿閉山鬼。荒郊白鱗斷，別浦晴霞委。長杓壓河心，白道聯地尾。秦人昔富家，綠窗閒妙旨，鴻驚雁背飛，象牀殊故里。因令五十絲，中道分宮徵，斗粟配新聲，娣姪徒纖指，風流大堤上，悵望白門裏，蠶粉實雌絃，燈光冷如水，羌管促蠻絲。從醉吳宮耳，滿內不掃眉，君王對西子。初花慘朝露，冷臂悽愁髓，一曲送連錢，遠別長於死。玉砌銜紅蘭，妝窗結碧綺，九門十二關，清晨禁桃李。』

這首詩不過是借題發揮，因箏妓而想到所戀愛的宮嬪，便將所有情史，背誦一遍。『白門』與『徑從白門伴，不見丹山客，及白門寥落意多違』相通。無非應用盧莫愁典故。此想係在開成三年遊江鄉時作。彼時飛鸞輕鳳尚未死。不過已返宮中，故有『九門十二關，清晨禁桃李』之句，義山將桃李喻盧氏姊妹，亦不止這裏兩句，判春之『一桃復一李，井上占年芳。』嘲桃賦得桃李無言都是他想出來的妙喻。

這詩裏有一段，將文宗嘲罵得很利害，『鴻驚雁背飛』說敬宗與文宗本是兄弟，敬宗中道摧

折，如雁行之分飛，尙無不可，『象牀殊故里』，將文宗比爲傲象的，『二嫂其治朕棲』就未免太過了。『斗粟』出漢書淮南王傳，亦謂兄弟二人之不相容。義山對於文宗的糊塗，諷刺最爲刻毒，什麼『春風自共何人笑？枉破陽城十萬家。』什麼『春窗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知！』（關情）還有『屏風詩的』掩燈遮露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措詞極妙，恐怕也在嘲笑這個幾爲綠頭巾壓死而還睡在鼓裏的皇帝！

話說得離題了。再來討論這錦瑟的問題罷。

宮人贈給義山的紀念品，我們不必呆板地斷定爲瑟，不過是一種有絃索的樂器，說是琴可以，說是箏以及箜篌都可以，義山爲詩中韻律所拘，故不得不改幾種花樣，但爲我們行文方便起見，只好名牠爲錦瑟了。

義山與錦瑟關係獨深者，因從前曲江幽會時，曾借此爲暗號，後來義山南遊，宮嬪贈此以爲別後之紀念。『箏柱鎮移心』不是已將緣故說明了嗎？

二人亡後，義山將她們所贈之紀念品，置於房中，時常摩撫，以寄那永遠的悲哀。『哀箏不出門』

〔哀箏〕『錦瑟傍朱櫺』（寓目）『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房中曲）可見他和錦瑟竟不可相離。

總之義山一生戀愛史雖有女道士和宮嬪二種人物，但女道士旋卽負心，故義山也不甚眷戀，只有和宮嬪的一段愛情，真是非比尋常。請看他們的遇合是那樣的離奇，聚散是那樣的非常，情節是那樣的頑豔，結局是那樣的悲慘，可爲千古以來文人中罕有的奇遇，情史中第一的悲劇，怎樣能教他捨得不紀述出來嗎？但爲了種種阻礙之故，只好隱折地，曲折地，將他們的一番情史做在燈謎似的詩裏，教後人自己去猜，又恐後人打不開這嚴密奇怪的箱子，辜負了他一片苦心，所以又特製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便是錦瑟詩。

何義門說玉谿以錦瑟詩自題其集以開卷。（見柳南隨筆）可見我們的詩人，已經親手將鑰匙擺在箱面上了！

義山還有『聲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張』（崇讓宅東亭醉後泐然作）這十個大字，是義山一生的縮影，也是他全集的定評。

後人也似乎有點明白錦瑟詩的重要，所以大家都將這首詩當作聚訟的焦點，都將這首詩代表義山的全集，都想由這首詩解決全集的詩，可惜他們對於鑰匙的本身問題，先鬧不清楚，也就沒法去追尋箱中的寶藏了。

因為這個緣故，義山一生的奇情豔遇，竟埋沒了一千餘年！

## 附錄 李義山的詩

### 一 李義山的事略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生於唐憲宗元和八年（當公元八一三年）令狐楚很賞識他的文章，教他與諸子同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他爲巡官，令隨幕下。

文宗開成二年（公元八三七）義山仗令狐楚兒子絢獎譽之力，得登進士第。後王茂元鎮河陽，也愛義山之才，將女兒許嫁他。茂元與李德裕素來交厚。我們讀歷史的人，不要忘記了唐朝有兩個傾軋最烈，仇恨最深的黨派，一派的首領，就是李德裕，一派的首領是牛僧孺。令狐楚楊嗣復李宗閔都是屬於牛黨的。義山本是令狐楚所賞識提拔的人，忽然跑到與牛黨有關係的王茂元家裏做了女婿，又做了茂元門下的從事，這事在牛黨看來，便是變節，便是背恩，很瞧他不起。令狐絢尤爲懷憾。義山後來潦倒終身，都是受牛黨排斥的結果。這件事唐書本傳這樣說，後來文人也沒有一個不承認義山之就婚王茂元爲他一生通塞之大關鍵。但細考義山全集，亦復不然，義山之不過，一半是

文人普通的命運，一半則與他的戀愛大有關係。此處暫不詳說。

茂元死後，義山到京住了多時，竟沒有調官的希望，執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亞後坐德裕黨，貶循州刺史，義山隨他到嶺表，共住了三年。

義山後又入朝，京兆尹盧宏正奏署椽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絢入相，義山屢啓陳情，絢未甚理會。盧宏正鎮徐州，義山又入其幕。久之還朝，復以文學干絢，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義山爲判官校檢工部員外郎。

府罷，義山亦失職，客蔡陽，大中十二年病卒。（公元八五八）年四十五。（根據唐書本傳參照馮浩李商隱年譜改正。）

## 二 李義山詩的特點

自唐文宗開成初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這時代裏所有的詩人，如李商隱，溫庭筠，韓偓，杜牧，羅隱，許渾，馬戴，李頻，趙嘏，朱慶餘，司空圖，皮日休，陸龜蒙，並爲晚唐的詩家，而其中尤以李商隱，與溫庭筠，杜牧三人爲傑出。

義山詩的特點有二：

(一) 精麗。皇宋事實類苑說：揚文公億嘗言至道中偶得玉谿生詩百餘篇，於意甚愛之，而未得其詩之深趣。咸平景德（宋真宗年號）間因演綸之暇，遍尋前代名公詩集，覺其富於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有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曲盡萬變之態，精索難言之要，使學者少窺其一斑，略得其餘光若滌腸而換骨矣。」

楊億因愛義山詩所以專心學他這一體。同時晏元獻劉子儀爲詩亦宗義山，他們將自己做的詩刻爲一集曰：西崑酬唱集。古今詩話優人揶揄之譏，便是他們學義山詩體所生出來的反動，也是一個極引人笑的故事。

義山詩的精麗，古人皆以爲從老杜學出來的，葉少蘊石林詩話說：「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賀裳載酒園詩話說：「義山綺才豔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井泥驕兒……頗能質樸，然已時露豔語，如木蘭雖兜牟擗襠，馳逐金戈鐵馬間，神魂固猶在鉛黛也，一離沙場卽視尙書郎不顧，重復理鬢貼花矣。」

這話未嘗說得不有趣，但硬要說義山詩的精麗，在杜甫那裏學來，則未免有點牽強。杜甫詩的長處是在沈鬱頓挫悲壯蒼涼，精麗不過是他的一格，如果說義山詩的精麗，是學杜甫，那麼說他學沈佺期宋之間不更好嗎？大約中國文人每有一種盲從古人和崇拜偶像的兩種惡習，他們明知義山詩和杜甫絕不相同，不過王安石曾說過：「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因為安石這樣說，所以後人竟將一位風流自賞的李義山，派做那個嚴義正氣的杜少陵門下了。

（二）隱僻 義山詩第二特點就是隱僻。高棅《唐詩品彙》說：「晚唐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對偶，晚唐變態之極也。」但也有將隱僻認做義山詩的短處的。蔡寬夫詩話說：「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者，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冷齋夜話也說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至於毛奇齡則直捷痛快地說，義山不過是一種庸下之才，故意用那種可解不可解之辭，文其淺陋罷了。

就前一點而論：義山和後來學他的西崑派的詩，專在精密藻麗上用功夫，不免生出弊端。西崑諸公之詩，已爲後人詬病，不必多說，單就義山詩而言，也有許多不滿人意之處；

(a) 用事過多。楊文公談苑說義山爲文多簡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楊億是研究義山的專家，宋初去晚唐不遠，他這句話必有所本。而且我們但略讀義山的詩，便知道義山的詩不是完全從性情流出，却都是從書卷中撿擇來的。雖他用種種古典，因爲要寫他種種祕密的愛情，尙有可原之處。但有時很顯得堆垛餽釘，毫無靈氣。碧漢詩話說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洛水妃虛妒，姑山女漫誇，聯辭雖許謝，和曲本慚巴。」一篇之中用事者十七八。范曄文對牀夜話說：「前輩之詩家病使事太多，蓋取其與題合類之，乃是編事，雖工何益？」李義山人日詩正如前語。」

(b) 不能表出真切的情感。真切的情感，要用真切的文字來描寫，一加裝點，便表現不出來了。義山的全集，都是寫情的，他寫戀愛之情，因有所忌諱，不敢用顯明真實的筆墨來寫，是他的不得已處，這問題留到後面再說。但他用典寫情寫慣了，連不須忌諱的家人父子之情，也要用典來寫，

那便錯了。譬如他的驕兒詩，是替他愛子堯師寫照的。但他那一首六七百字長的詩，除了「不然神仙姿，不爾燕鶴骨」的溢美，和「穿林復繞堂，沸若金鼎溢」的麗句外，小孩子天真爛漫的狀態，他曾描出一二嗎？父子之間天性最易流露，而兒童的裂笑，形之筆墨，每每成爲好文章，義山遇到這樣一個好題目，竟做了一首「笨詩」，豈不可惜！有人說他這首詩是學左太冲嬌女詩的，不知左詩原自不佳，學了牠那能討好而且拋棄了自家天性中的東西，向他人詩上討生活，更無怪他要失敗了。敖器之說「李義山詩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倚密環妍，要非適用。」可謂爲確切的批評。

不過平心而論，義山的詩大都組纂工緻，鍛鍊新警，詞采秀麗，音節鏗鏘，富於藝術上的優點，證之西洋文學，則與一八七〇年發生之高蹈派（Le Parnass）相近。當時法國大文學家如 Gautier 如 Leconte de Lisle 都主張「以藝術爲藝術」，他們一切的作品，講究形式之美，不甚注重內蘊的情緒如何。這派文學，打倒浪漫派而代興，在當時文壇上也曾表現偉大的價值，我們自然不能說注重形式的文學不算文學了。何況義山除了對雪驕兒一類笨詩之外，自有絕妙的戀愛詩呢。就後一點而論，文學最大的作用，是要引起讀者的同情。既然要引起讀者同情，措詞就不能不

平易，命意就不能不顯豁，縱然不必像白香山似的做詩做到老嫗都解，至少也要教普通讀者不皺眉頭，現在義山的詩竟教人有『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的歎息，這還算得詩嗎？我說不不，文學的範圍是廣大的，顯明固好，隱僻也何嘗不好，譬如法國印象派詩人魏倫（Verlaine）所做的詩，連他的門人都不了解，然而魏倫的詩却為歐洲文學界所稱道。義山詩的隱僻，又算得什麼？總之詩歌本是寫情的工具，我們敝一件事貴其顯豁明白，而寫情則不妨迴環曲折引人入勝。

有時寫一種玄妙的想像，或纏糾複雜的情感，便成了一種似可解似不可解的筆墨，讀之不惟不覺可厭，反別有一種奇麗神祕的趣味，沁人心田。因為詩人有時高興，固願意抱着他的提琴，走到世人面前，緩奏一曲，將那淒清微妙的聲調，敲動人們的心絃，使他們為他纏綿迷戀，為他慷慨激昂，為他悲傷，為他歡喜。但有時他也會提着琴，跑到寂寞的深山中，嗚咽的流泉邊，對着明月，和着啼鵲，獨自訴他的心緒。三閩大夫在澤畔披髮行吟，並非希圖有人明白他胸中的窮冤和不平，拉馬丁（Larmaine）在愛勒司湖上懷念他的情人，也只會和噴激的浪花共語。梁任公道：『義山的錦瑟碧城聖女詞等詩講的什麼事，我理會不着，拆開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來。但我覺得他美，

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祕性的，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於此種文字，便不容輕輕抹煞。『這更主張『隱僻』是義山詩的優點了。』

其實義山詩，因為內容過於深奧，讀者不能了解，所以說他隱僻。如果明白了牠的內容，便無所謂『隱僻』了。但如此便要失去牠的優點嗎？事實上却不然，我們儘管明白牠的內容，那一種『隱僻的美』還能引起我們無窮的欣賞。正如我們賞鑒一幅畫，不因為我們知道了畫的是什麼，便減了藝術上的興味。

### 三 李義山詩中的戀愛事跡

義山詩素稱隱僻難解，但他的難解，和他人不同。中唐詩人如李賀、盧仝的作品，都不是很好懂的，但他們有意做怪險出奇的詩句，以顯才情，其難解在字面，不在內容。譬如李賀的『石破天驚逗秋雨』、『酒酣喝月使倒行』，盧仝的『月蝕詩』句法雖怪誕離奇，不可詰究，但人讀了這等詩，決不想再到詩的內容方面，尋求些什麼出來；因為這些詩句，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牠沒有什麼包含。

至於義山的詩，便不是這樣了。牠表面上雖有許多晦澀的典故，許多隱僻的字眼，但牠裏面，却

好像隱藏了許多東西似的，常使讀者觸動尋求的好奇心。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這首詩很可以代表千餘年來讀義山詩的人的感想！

讀者對於義山詩，既然想追求其內容，於是註解他詩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自釋道源以後，註李詩者有吳江朱鶴齡的箋註李義山詩集，有蒲城屈梅翁的王溪生詩意，有馮浩的李義山詩集註，還有許多零碎的考證家一時也說不完。但他們只以為義山那一類無題詩都屬寓言，他那些纏綿香豔的情詩，不過像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

清四庫提要說得略為圓活一點，牠說：『義山集中無題之作，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有戲為豔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為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為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這話說得比那些穿鑿註書的人，要好得幾倍了，但義山詩中到底有些什麼事跡，牠竟沒法說明。

筆者曾費了半年研究的工夫，著了一本『李義山戀愛事跡的考證』才知道一部李義山的詩集，竟是一部有首有尾，脈絡分明，哀感頑豔，極其動人的小說。現總括其事跡如下：

義山少時學仙於玉屋之玉陽山，認識沈道士。後至京師，由沈道士之介紹，得戀愛女道士宋華陽。後以宮中有建醮事，與沈宋等混迹入宮，得識宮嬪盧氏姊妹。

盧氏姊妹乃浙東人，一名飛鸞，一名輕風。舊侍敬宗，敬宗崩後，入文宗後宮，生子蔣王宗儉。然文宗方寵楊賢妃，對於盧氏姊妹未免冷落，故盧氏姊妹不得不在外面招尋面首。既識義山，情愛甚篤，常於曲江離宮作幽會，然宮禁森嚴，義山又常爲功名事作遠游，不得常相見面。開元四年，文宗以追理譏毀太子案（其實當名之爲清宮案）殺宮使十人，盧氏姊妹亦捲入漩渦，畏罪投井而死。

義山聞盧氏姊妹死耗，不勝悲痛。其後不到五十歲，即鬱鬱而死，也是受了這個憂傷打擊的影響。

義山全部詩集，除却幾首朋儕游宴外，其餘都是戀愛的紀事詩，小部分紀與女道士的情史，大部分則爲宮人盧氏姊妹。

#### 四 李義山的詩謎

一家詩人有一家特別的表現的方法，有直寫的，有隱喻的，有託之於他人的。只是義山戀愛史最不容易着筆，因為他戀愛的對象，一種是出家清修的女冠，一種是深居宮禁的妃嬪，如果用直寫法罷，不但對方的名譽和生命，因之破壞，自己名譽和生命，也恐不保。用隱喻法罷，『託香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的老法子，早被屈宋以來的人用爛了，如果他著一部真實的戀愛史，後人只將牠當作離騷看待，那是他很不願意的。託之第三人稱罷，做小說戲曲則可——如元稹的會真記——做詩似乎不大相宜。託之於夢寐或神仙事跡罷，則這法子早為唐朝詩人所採用，未免剿襲雷同，而且人生那有這許多夢呢？

但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苦心孤詣的尋求試探之下，竟讓他發明了一種秘密記情法。這種秘密記情法，是詩謎式的，他用相當的古典和故事，製成了謎面，聽人去參詳謎底，這也就是義山詩多用典實，及晦澀的一個原因。後來那些不懂得他詩的內容，以用典為他詩的弊病的人也很多，如黃子雲野雲詩的說『自漢以迄中唐詩家引用典故，多本之經傳史漢，事事灼然易曉，下

逮溫李，力不能運清眞之氣，又度無以取勝，專搜漢魏諸祕書，括其事之冷僻罕見者，不論其義之當否，摛詞填綴於詩中，以誇耀己之學問淵博，俗眼被其炫惑，爲之卷舌申眉，咄咄嗟賞，師承惟恐或後，二人志慮若此，又安用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又攻擊溫飛卿說飛卿古詩與義山近體相埒，題旣無味，詩亦荒謬，若不論義理，而僅取姿態斯可矣。」這話雖在斥飛卿，實則是在罵義山。但他那知道義山的『古典文學』都是些謎呢。現在義山的詩被人猜了一千餘年，被人罵了一千餘年，內容應該有個豁露的時候罷。

譬如他的聖女祠是詠他戀愛的女道士的；

『松篁臺殿薰蘭幃，龍護瑤窗鳳掩扉，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着五銖衣。人間定有崔羅什，天上寧無劉武威，寄問欽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時歸？』

這首詩起首二句言女道士居處之宏麗，領聯記衣裝之輕倩，次聯用西陽雜俎仙女愛凡人的故事。『欽頭白燕』見洞冥記，暗射女道士是由宮人出身。

碧瓦是他和宮嬪曲江幽會的一篇縮寫；

→碧瓦銜珠樹，紅輪結綺寮。無雙漢殿髮，第一楚宮腰。霧唾香難盡，珠啼冷易銷。歌從雍門學，酒是蜀城燒。柳暗將翻巷，荷欹正抱橋。鈿轅開道入，金管隔鄰調。夢到飛書急，書成卽帶遙。河流衝柱轉，海沫近槎飄。吳市蠶蜃甲，巴賓翡翠翹。他時未知意，重疊贈嬌媯。」

曲江在開元天寶時代，本有離宮，每值上巳，都人士輒修禊於此。安祿山之亂，宮殿蕪廢。至唐文宗時，重加修理，增建綵雲樓紫雲亭等。常與楊賢妃及後宮人避暑於此。義山所居，距離宮不遠，故常得與宮嬪相會。此詩首二句寫離宮的建築，次二句寫宮嬪。以下都是些相會時的形况。

見。『海沫飄槎』見荆楚歲時記。張騫乘槎上天而見織女，義山以此喻自己之入離宮與宮嬪相

義山既以典故來代替他當時情史，如果典故用得<sub>不切當</sub>，事實便會淆亂。所以他對於用典極其用心，可以說絲毫不苟。現在將他所<sub>用典故</sub>，摘要刊表如下，以見我們詩人安排這部偉大情史的苦心。

嬪 宮	士 道 女	人
燕魏劉宋襄阿秦赤 太東 子阿楨玉王俠宮鳳	王洪瀟玉劉崔東 子 武羅方 晉崖史郎威什朔	男
漢盧宓鄭筍楚湘 莫 櫻飛 后愁妃桃燕女妃	紫闥杜綠星鳳燦素青 府珠闥夢 仙人香華娥女娥娥女	女
芝霞天龍蓬芙蓉高景漢楚 田 蓉后 陽 館曉泉宮萊塘樓唐井苑宮	聖陽玉閔玉仙紫瑤玉碧 女 女人 祠臺山苑窗學府臺樓城	境 地
金玉金羊雲萊碧芙蓉雷月 交鏡 黃翠蓉鶯 釘杯枕車屏幙妾幙瓦車扇	宓雲寶湘秦水辟白五綵 妃 晶塵燕銖山 磯漿橙瑟蕭盤犀衣鉗	器 用
留偷乘解凌 枕香棧灞波	竊偷 桑桃	代密 名統 詞故
楊櫻桃驛韓曹龍山巖 柳桃李 蝶蠅 鷄鳳	彩三 珠 蟾樹	代人 名物 詞故

總之女道士有女道士的典故，宮嬪有宮嬪的典故，一件事也還牠一樣說法。讀者如果就謎面

的文字去尋謎底，立刻就會水落石出。

但義山還恐讀者猜不透他的機關，所以在詩集裏又安上線索，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一詩是全部女道士戀愛史的線索，錦瑟詩是全部宮嬪戀愛史的線索。但前者是明的，而後者却是暗的。

## 五 李義山詩的表現的技術

義山詩因爲太注重了藝術方面的組織，所以不能表現真切的情感，前已說過了。但在戀愛方面，他却有無數的好詩，藝術的精密，反增加牠天然的秀韻，重疊的典故，掩不了牠深摯的情緒，這或者是他一生精力貫注於此的結果。

現在我們且試看他的表現方法：

(a) 嫉妒 義山與女道士宋華陽有情，但華陽後又愛沈道士，棄義山不顧。當失戀之前，義山早知宋華陽沒有心思對他。碧城三首之一有「不逢簫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這種叮嚀，因見他的撻酸，然而措詞何等婉妙！宋華陽絕義山之時，假說要專心修道，不更牽纏於兒女之情，義山也知道她的話是騙人的，所以銀河吹笙的末二句云：「不須浪作縲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意

思說你不必拿修道來推託，恐怕湘瑟秦簫早在那裏唱和了。『浪』字用得何等刻毒？這是因嫉妒之極而作的諷刺。贈沈道士詩：『君今併倚三珠樹，不憶人間落葉時』是因嫉妒而成爲憤激的口氣。

(b) 諷刺 義山諷刺唐文宗最爲刻毒。文宗增造離宮，與宮嬪避暑，不意反爲她們開了方便之門。義山刺云：『白道綈迴入暮霞，斑駁嘶斷七香車，春風自共何人笑，枉破陽城十萬家。』又楊賢妃雖蒙文宗愛幸，但也與盧氏姊妹一樣有情人，義山刺文宗道：『紅露花房白蜜脾，黃蜂紫蝶兩參差，春窗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知。』按文宗的宮範雖然不嚴，義山却因此得了好處，不感他反而加以諷刺，足見文人的輕薄確乎可畏了。當時宮嬪同外人自由來往，也有竊笑文宗之昏庸的。義山曾戲爲不平道：『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我想宮嬪讀了義山上兩首詩，不免要反唇相譏罷。

(c) 嗟怨 愛情進行時，忽然受了阻力，不免發生種種嗟怨之聲。義山所戀愛的對象，一是女道士，一是宮嬪，都和平常女子不同，他們中間的愛情，是要常被掣阻的，所以義山每每感受悲哀，

碧城的『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無題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及『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昨日的『未容言語還分散，少得團圓足怨嗟。』和友人戲贈的『猿啼鶴怨終年事，未抵薰爐一夕間。』無題的『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都極深刻。

(d) 痛苦 當清宮案發生時，義山知盧氏姊妹必將不免，但又沒個方法救援她們，那時他的痛苦，真是達於極點了。無題之『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寫出愛莫能助的悲哀，令人不忍卒讀。接着『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極纏綿，極痛切，幾乎是血淚併出的誓詞。『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想像宮嬪遭難時狼狽的情景。蓬山不遠却不能見面相慰，只有希望以書信通消息而已。這是一首痛苦詩的絕唱，是心顫魂飛時的言語，是腸迴氣盪時的哀音。盧氏姊妹死後，義山悲悼終身。燕臺的『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寫夢醒時的景况，極其迷離。曲水閒話的『相攜苑下非秦贅，對泣春天類楚囚』回中牡丹爲雨所敗的『玉盤併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都足以表示他無窮的悲傷。

總而言之，他的痛苦是不能明言的，只好用晦澀的筆法來寫，然而竟因此加增了他詩的神祕和力量。譬如有一個人有一件極大的傷心，却不能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只好抽抽噎噎的暗中飲泣，他這飲泣，自然比號啕還要利害。讀義山詩當領略他那無聲飲泣中極大的哀感！

此文係我將著手編著的歷代名家詩論（書名未甚確定）中的一篇，曾登載於東吳學校期刊，特附錄於此。

著者

## 參考書舉要

李義山文集（四部叢刊，商務印書館）

李義山詩集（同前）

玉谿生詩意（朱長孺，石印本）

李義山詩集箋法（朱鶴齡廣東精刻本）

馮註李義山詩集（馮潛，石印本）

新唐書（廿四史，商務印書館）

舊唐書（同前）

御輯通鑑

通典

續文獻通考

參考書舉要

《西安府志》、《古蹟考》、《古今圖書集成》

《曲江志》（程大昌）《曲江池記》（歐陽詹）（同前）

《長安志》（同前）

《漢武內傳》

《飛燕外傳》

《太平廣記》

《開元天寶遺事》

《楊太真外傳》

《南部新書》（錢希白）

《國史補》李肇《學津討原》商務印書館

《秦中歲時記》（李綽）

《北夢瑣言》

楊文公說苑（楊億）

碧雞漫志（王灼，知不足叢書本）

迂叟詩話（司馬光）

樂府詩集（郭茂倩，四部叢刊本）

唐詩紀事（石印本）

白香山詩集（汪西亭編訂，仿宋本）

玉川子詩集（盧仝，四部叢刊本）

杜工部詩集（麻沙本）

魚玄機詩集（中華書局單行本）

沈佺期，崔湜，施肩吾，司空曙，王建，于鵠，戴倫叔，張蕭遠，項斯，劉禹錫，劉長史，歐陽詹，沈亞之詩

皆見御製全唐詩）

王漁洋帶經嘗詩話（張宗樞編）

玉溪詩誌

梁任公中國韻文內所表現的情感（全集）

孟心史李義山錦瑟詩考證（東方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61304.3)

現代文藝叢書 玉溪詩謎一冊

(原名李義山戀愛事跡考)

定價 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蘇雪林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439

西

中

# 82  
443914  
47



(1)

